

# 通往可持续棕榈油的新途径

中外对话关于世界各地棕榈油  
可持续现状的一份文集

# 前言

乔西·菲利普斯 (Josie Phillips)、  
杰西卡·奥尔德雷德 (Jessica Aldred)

**棕**榈油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商品，占全球植物油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一，用于制造食品、个人护理用品、动物饲料、化学品生产以及燃料等。棕榈油之所以受到青睐，一部分是因为生产同样量的棕榈油所需要的土地面积远远少于生产芝麻油、椰子油或者大豆油之所需。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人们对用途广泛的棕榈油的需求预计将进一步增加。

然而，油棕种植企业不责任的生产实践却造成了环境破坏，并对原住民群体、地方社群、种植园工人以及小农场主造成了剥削，引起了人们对整个行业的不满。

中外对话连续第二年关注棕榈油问题。在今天的系列专题文集中，我

们更加细致地检视棕榈油行业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借助我们地理分布广泛的作者网络，我们访问了危地马拉一个叫做圣胡安·拉诺利亚 (San Juan La Noria) 的村庄，那里已经完全被油棕种植园包围，但村民却没有享受到该产业带来的经济回报 (见第42页)。我们在印度的安得拉邦采访了当地农民。在那里，为了降低对进口棕榈油的依赖，印度政府号召农民种植油棕，但该产业繁荣的代价却是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 (见第32页)。

今年多篇文章呈现了社会史和人类学的视角。学者宝琳·冯·赫勒曼 (Pauline von Hellerman) 讲述了棕榈油在西非的故事 (见第1页)，而乔西·菲利普斯 (Josie Phillips) 继而讲述了历史上棕榈油在工业革命中发挥的作用 (见第4页)。两篇文章都使用了珍贵的档案照片，将历史场景生动地呈现在您眼前。

认证和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

(RSPO) 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RSPO的目标是，根据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行业最佳实践原则和标准，对棕榈油进行认证，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2021年，经RSPO认证的棕榈油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19%。不过，RSPO仍面临来自环保组织的批评，被认为未能让相关企业为其剥削和不端行为承担责任。

尼辛·柯卡 (Nithin Coca)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并介绍了其他新兴的认证模式 (见第8页)。孔令钰的文章聚焦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棕榈油主产国正积极推广的本国的可持续棕榈油标准和认证计划 (见第18页)。

我们格外关注正快速发展的中国和印度市场。这两个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有可能影响产业链在负责任生产方面的进展。中国棕榈油进口由几家大型企业主导，它们很多都是丰益国际 (Wilmar



扫描二维码关注中外对话  
微信公众号平台

International)、金光集团(Golden Agri)以及森那美(Sime Darby)等跨国集团的子公司。这些公司都是RSPO的会员,承诺其产品会100%获得认证,但很多尚未将可持续性承诺延申到中国业务中。中国进口的760万吨棕榈油中,目前只有4%经过RSPO认证。

张子竹的文章探讨了经过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的额外成本问题,并提出为什么可持续认证没有让生产者得利的疑问(见第21页)。许向安(Robert Hii)分析了为什么中国市场能决定棕榈油绿色供应链的成败(见第24页)。此外,蒋亦凡探讨了阻碍可持续棕榈油在中国市场主流化的因素(见第26页)。

在印度,只有3%的进口棕榈油经过认证,并且与中国一样,主导贸易的是阿达尼丰益(Adani Wilmar)、AAK卡曼尼(AAK Kamani)等大公司,它们同样也是跨国巨头在当地的子公司。

关于中印两国市场的报道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便是RSPO会员企业称:是消费者缺乏环保意识和需求,以及成本偏高阻碍了它们在印度和中国的供应链中100%使用认证棕榈油产品,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充分的研究支持。在今年的项目中,中外对话首次进行了消费者调查,以更好地评估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以及为可持续产品支付溢价的意愿。此次问卷调查由印度机构“人类圈”(Human Circle)主持,并得到了RSPO和印度可持续发展青年协会(India Youth for Sustainability)的支持,蓝之青(Chih-Ching Lan)对调研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很多年轻人虽然从未听说过棕榈油,但非常关心环境退化问题,并愿意为可持续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见第37页)。

为了更好地支持文章中大量的图表、摄影作品以及交互式多媒体,我们还对网站进行了大幅升级。我们新推出的棕榈油专题首页展示了这些生

机勃勃的内容形式,其中包括关键企业的简介,以及一个交互式多媒体作品,用它凸显供应链的复杂性以及认证和非认证棕榈油的不同旅程(见第46页)。

在项目的下一阶段,我们准备深化对棕榈油国内国际市场的金融和政策相关内容。我们将把棕榈油放在打造绿色“软商品”产业的语境中探讨,并检视棕榈油在化工和研发领域相对不为人知的应用。

我们将继续讲述某些商业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不公,并利用我们的平台让此前一直被排除在这场对话之外的人群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我们希望以此促进公民、企业与决策者之间的对话,共同探讨公正、负责任的农产品链,并寻找能够惠及所有人的解决方案。🌱

# 目录

- Page 1 | 红金：西非棕榈油简史
- Page 4 | 图说棕榈油工业史
- Page 8 | 推动棕榈油行业转型，除了认证还能做什么？
- Page 18 | 主产国争取棕榈油“绿色定义权”
- Page 21 | 为什么可持续认证让棕榈油变贵，生产者却没有得利？
- Page 24 | 评论：中国期货市场决定着全球棕榈油绿色转型的成败
- Page 26 | 评论：如何结束棕榈油毁林？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观点
- Page 28 | 寻找中国可持续棕榈油主流化的路线图
- Page 32 | 印度安得拉邦的油棕：繁荣背后的代价
- Page 37 | 印度年轻人如何看待棕榈油？
- Page 42 | 在棕榈油开发中被遗弃的危地马拉社区
- Page 46 | 从树上到餐桌：追踪可持续棕榈油的足迹

今天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棕榈油地区曾是西非棕榈油贸易的中心地带。(图片版权©Jonathan Adagogo Green/大英博物馆托管会, CC BY NC SA)



# 红金：西非棕榈油简史

棕榈油是21世纪最具争议的农业大宗商品之一，但它与人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宝琳·冯·赫勒曼回顾了这种如今极具争议的经济作物的起源。

宝琳·冯·赫勒曼 (Pauline Von Hellermann)  
2021年1月18日

数千年来，原产于西非的油棕一直与人类关系密切。约2500年前的干旱期之后，油棕在整个非洲西部和中部地区爆发式生长，推动了人类迁徙和农业发展。人类反过来又通过播撒种子和刀耕火种农业促进了油棕的扩张。考古证据显示，5000年前棕榈果、棕榈仁和它们的油就已经是西非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油棕不仅被作为一种有价值的作物受到保护，而且在清伐和焚烧后的土地上也长势良好。废弃的村庄和农业营地往往会变成郁郁葱葱的棕林——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通过油棕的年龄和分布轻松识别曾经的定居点。除了18世纪达

荷美王国为生产棕榈酒建立的“皇家”油棕种植园外，西非所有的油棕都生长在类似的野生和半野生林地中。

妇女和儿童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棕榈果，年轻男性则爬到棕榈树顶部采收果实。然后由女性将这些果实加工成棕榈油。这个过程相当耗时耗力，需要用水反复熬煮新鲜的棕榈果，然后过滤。西非各地现在仍广泛使用类似的方法。除了从棕榈果肉质肥厚的中果皮中提取出纯红色的棕榈油之外，妇女们还会砸开棕榈仁（孩子们往往也会参与这项工作），从中提取清澈的棕色棕榈仁油。

从古至今，棕榈油一直是西非饮食中一种关键的原料，例如在尼日利亚南部：从简单的水煮木薯加棕榈油和Kanwa盐，到利用棕榈油加工过程中捣烂的果肉的残渣制成的邦加汤（Banga

soup），以及其他许多搭配捣碎的甘薯或“加里”（garri，一种用木薯粉制成食物）吃的“汤”，都会用到棕榈油。

西非各地还曾普遍使用棕榈油制作肥皂。如今，约鲁巴人的Dudu-Osun黑皂就是尼日利亚的一个标志性品牌。贝宁王国曾用棕榈油作为路灯中的燃料，也把它用作国王宫殿墙壁的建筑材料之一。他们还赋予棕榈油数百种不同的仪式和医药用途，特别是作为皮肤软膏和常见的解毒剂。此外，人们还曾用油棕汁液酿造棕榈酒，用棕榈叶搭屋顶和制作扫把。

## 19世纪初的繁荣

棕榈油自15世纪就为欧洲人所知，但到19世纪初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的奴隶贩子才开始大规模进口棕榈油。这些奴隶贩子熟知棕榈油在西非的各种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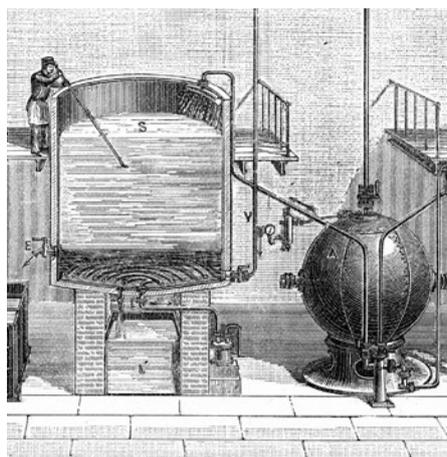
几内亚传统的棕榈油榨取法：将棕榈果煮熟后手工碾碎。（图片来源：Uzabiaga/维基共享资源，CC BY SA）

经常买来作为运往美洲的奴隶的食物。油棕本身也通过奴隶贸易来到马提尼克（Martinique），并在那里被法国植物学家尼古拉斯·约瑟夫·冯·雅克恩（Nikolaus Joseph von Jacquin）收录在《美洲标本选编》（1763年）中，正式学名是“*Elais Guineensis Jac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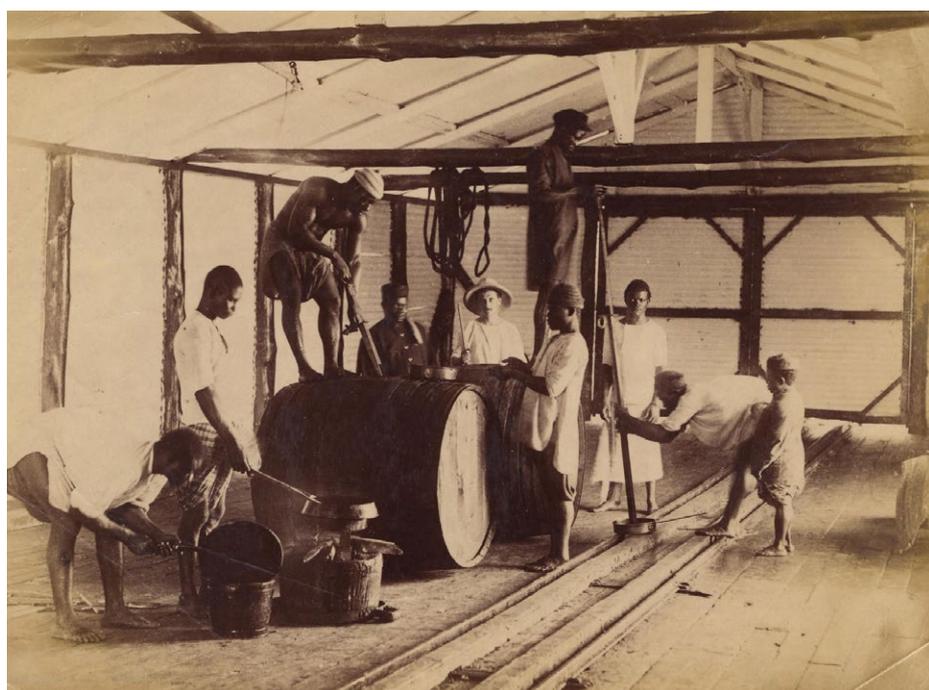
在1807年废除输往美洲的奴隶贸易后，英属西非的商人开始转向欧洲市场，并将自然资源作为商品，尤其是棕榈油。当时北欧脂肪和油的主要来源是动物：牛脂、猪油、鲸油和鱼油——确保这些产品的正常供应可能是一项挑战，因此棕榈油具备一个现成的市场，正如历史学家马丁·林恩（Martin Lynn）所说，成为了19世纪初期“工业革命车轮的润滑剂”。

棕榈油确曾被用作工业润滑剂，用于锡板生产，用来给街道照明，而且因为它是一种半固态脂肪而被用于制作蜡烛和肥皂。化学方面的突破，尤其是米歇尔·尤金·切夫鲁尔（Michel Eugène Chevreul）1823年发现油和脂肪是脂肪酸和甘油的化合物，促进了肥皂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随着1836年新的棕榈油漂白技术（并能减弱其独特气味）的发明，以及1845年英国政府取消其进口关税，棕榈油成为一种格外受肥皂制造商青睐的原料，并被直接运往主要肥皂产区的港口。

越来越多的棕榈油——从十八世纪90年代末的每年157吨增长到十九世纪50年代初的32480吨——被小规模西非贸易商人带到英国，比如被称为“棕榈油霸头”的约翰·约翰逊·汉密尔顿（John



19世纪法国的工业制皂工艺，摘自《工业与艺术百科全书》，E.O.Lami, 1881-88, 第8卷, 第82页。（图片来源：Alamy）



大约19世纪末的棕榈油工厂，地点可能在奥波博（Opobo）或邦尼。（图片版权 © Jonathan Adagogo Green/大英博物馆托管会，CC BY NC SA）

Johnson Hamilton)。做这种生意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做的。贸易商——通常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每年都要花费长达六周的时间，乘坐小帆船前往西非海岸众多的交易点。在今天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棕油河（Oil Rivers）地区，曾有数十个交易站点，那里曾是西非棕榈油贸易的中心地带。

欧洲商人的生活 and 贸易活动完全在废弃的帆船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疟疾、黄热病等致命疾病，也因为地方当局不允许他们在陆地上营建。内陆贸易被当地掮客和村长牢牢把持。欧洲商人以赊账形式向这些代理人提供炊具、盐、布料等欧洲商品，以便从内陆产区购买棕榈油。商人们在自己的船上等待代理人返回，有时一等就是几个月。许多非洲代理人本身原先就是奴隶贩子——尼日尔三角洲的奴隶贸易并没有随着废除奴隶制而立即停止，而是伴随着棕榈油贸易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40年代。棕榈油代理人延用为奴隶贸易而建立的网络和代理系统，欧洲商人也不得不遵循这一做法。

等待的同时，欧洲商人的箍桶匠会把大桶组装起来（在途中从法国酒桶制造者那里成片买来），用来装棕榈油，他们

也会从当地人那里小批量购买一些棕榈油。除此之外他们无事可做。在西非漫长而枯燥的时间里，酗酒、赌博和暴力随处可见，偶尔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与后来在东南亚建立的大型工业化特许种植园不同，满足欧洲需求的主要是西非原有的野生和半野生棕榈林。尼日尔河腹地以及其他许多地区都有大量可供采收的野生油棕。人们也的确种植了一些油棕——加纳东南部的克罗波（Krobo）自然生长的油棕较少，为满足欧洲需求，就开始系统种植油棕。

当时的达荷美共和国（Dahomey）也建起了更多种植园，而且其社区土地管理策略普遍逐渐开始重视发展油棕种植。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一些地方过分偏重棕榈油生产，以至于它们须完全依赖从北方进口木薯。然而，土地管理、所有权或生态方面却没有发生大规模、根本性的变化。

## 油棕代理人的崛起

西非生产者通过逐步调整和扩大已有的小规模生产方式，成功满足了欧洲市场不断增长的棕榈油需求。这给女性生产者带来了更多收入，尤其是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但由于棕榈油作为出口产品（和收入来源）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男性参与到其生产和贸易中来。年轻人承担起收获新鲜棕榈果的危险工作，且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贝宁王国，由于乌尔霍伯人（Urhobo）拥有悠久的棕榈油生产和贸易历史，所以其男性被雇佣从事相关工作。后来人们又开发了一种对劳动力要求低得多的棕榈油加工方法——让新鲜棕榈果自行发酵，然后放在地上挖的大坑或旧的独木舟里踩碎。这种方法获得的油杂质多、硬度高（因为其中游离脂肪酸含量更高），而且不可食用。虽然这样的油价格更低，但新技术扩大了生产规模。踩踏的工作往往由年轻男性、雇工，甚至奴隶完成。

在棕榈油运输方面也有大量工作，例如把装满棕榈油的油桶沿着林间小路运往最近的河边并在独木舟上工作。这给年轻男性带来了一些现金收入，但获利最多的一般是年长且已经比较富有的男



这幅绘于1845年的水彩画描绘了新的棕榈油脚踏榨取法，负责踩踏的通常是奴隶。（图片版权 © Édouard Auguste Nousveaux/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

性，尤其是酋长。他们通过妻子和奴隶的劳动以及把控贸易，从这种“红金”中获利颇丰。大多数财富和权力都是通过当中间人获得的，当地的权力结构与棕榈油贸易之间有着极深的瓜葛。

当时权力特别大的一位代理人叫威廉·达帕·佩普尔（William Dappa Pople），他在1837至1854年间是邦尼国（如今尼日利亚的东南部地区）的国王。他利用“舟屋”（canoe house）系统扩大与内陆地区的棕榈油交易网络。



奥波博国王贾贾的一艘独木舟（1882年由不知名摄影师拍摄）。贾贾有着伊格博（Igbo）奴隶背景，同时是一座邦尼舟屋的成员，他通过棕榈油贸易不断获得权力，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奥波博（Opobo），成为西非海岸上最大的欧洲贸易站点。像贾贾这样势力强大的代理人麾下有着300到400艘大型商舟，每艘都能容纳2400加仑的棕榈油。（图片来源：荷兰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CCO）

舟屋原本是存放大型战舟的建筑物，在奴隶贸易期间成为邦尼政治凝聚力的基础。该系统还帮助将奴隶吸收入家族世系，一些人自己后来也成为了强大而且富有的代理人，奥波博国王贾贾（King Jaja）就是这样的例子。

## 殖民接管

19世纪末，化学家发现氢化作用可以将植物油（液态不饱和脂肪）加工成人造黄油（固态饱和脂肪）。人造黄油逐渐成为欧洲日益壮大的城市工人阶级重要的脂肪来源。虽然十九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英国从西非进口的棕榈油数量趋于平稳，但是人造黄油的大规模生产刺激了20世纪初对棕榈油，尤其是棕榈仁的需求。上世纪30年代，英属西非每年出口约50万吨棕榈产品。棕榈产品继续在西非农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地对贸易的控制遭到殖民统治的侵蚀——当地人（以及棕榈油霸头）借助棕榈油创造财富和获取权力的机会已经不复存在。不仅如此，随着殖民势力持续扩张到其他热带地区，一场颠覆性的变革徐徐到来：油棕种植园的崛起。短短几十年间，东南亚大片森林被砍伐，为工业化单一种植园开辟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结束了西非作为全球棕榈油生产中心的地位。🌀

翻译：YAN

# 图说棕榈油工业史

从19世纪的西非商人到如今的东南亚种植园所有者，棕榈油和殖民主义从来都密不可分。

乔西·菲利普斯 (Josie Phillips)

2021年2月18日

为满足全球对棕榈油的巨大需求，目前油棕已经在热带地区得到了广泛种植，仅去年一年的棕榈油产量就高达7600万吨。一说到棕榈油，我们很多人就会把它和森林砍伐、单一种植和企业控制下的供应链联系起来，但这与最初以社区为基础的棕榈油生产大相径庭。

19世纪中叶之前，所有棕榈油都是在西非手工生产的。油棕原产西非，几千年来都是当地居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工业革命导致欧洲的棕榈油需求大幅攀升，为了确保棕榈油的可靠供应，油棕种植园便发展起来。贯穿整个殖民时期和二战后时代，外国投资以牺牲土著居民、森林环境和野生动植物为代价，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园扩张。如今的情况与那时并没有太大差异，只不过企业行为正日益受到监管机构、买家和投资者日益严格的审视。而对企业而言，不符合商业伦理的行为构成的风险正变得越来越高。

## 早期贸易与工业革命

15世纪欧洲人到达几内亚海岸时，他们注意到当地人的棕榈油消费量很大。当欧洲商人开始向美洲贩卖奴隶时，他们也购买棕榈油作为这些“人货”的食物。在1807年大西洋奴隶贸易被取缔后，英国政府鼓励商人利用与西非内陆商人的既有联系，将棕榈油发展成新的替代贸易商品。1845年，英国政府废除了棕榈油关税，进一步鼓励这一产业的发展。

到19世纪70年代，棕榈油虽然已经成为许多西非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但基本上都是来自半野生棕榈树林，并以

手工加工，这意味着棕榈油的质量差异很大，供应也不稳定。

同时，棕榈油已成为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车轮的润滑剂”。制造商们发现，棕榈油是一种比动物脂肪蜡更理想的肥皂和蜡烛原料，因为棕榈油肥皂产生的泡沫更令人满意，棕榈油蜡烛燃烧时没有气味。此外，棕榈油也非常适合用作给发动机零件上油和锡板生产时的工业润滑剂。

这些新用途，再加上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不断加速，导致西非传统生产体系难以满足欧洲快速上涨的棕榈油需求。也就是从这时起，欧洲殖民主义者开始加大工业化生产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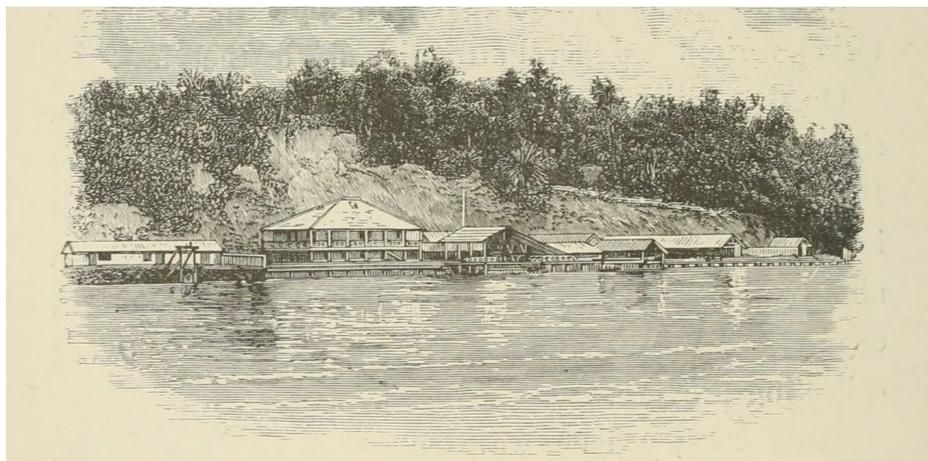
## 利华休姆勋爵的种植园

在西非，早期也有一些开辟人工种植园的失败案例。但是，利物浦利华兄弟公司 (Lever Brothers) 的威廉·利华 (William Lever) 尤其渴望获得自己的油棕特许经营权土地。这位英国商人确



信，更加可控的、工业化的生产才是棕榈油商业贸易的基础。

20世纪初，利华试图与英国殖民部 (British Colonial Office) 谈判，希望在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和加纳 (当时为



尼日利亚境内的卡拉巴尔河 (Calabar River) 曾经是奴隶贸易的主要通道，奴隶们从内陆经由这里被“输送”到大西洋对岸的美洲。奴隶贸易被取缔后，拥有图中的棕榈油工厂的卡拉巴尔港就变成了西非棕榈油贸易的枢纽。(图片来源: The Congo and the Founding of its Free State, Henry Morton Stanley, 1885, p. 232. 数码影像: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



利华兄弟 (Lever Brothers) 的阳光牌肥皂是工业时代首批利用棕榈油代替动物脂肪蜡的肥皂品牌。在这张1897年的照片中,工人正在利物浦阳光港 (Port Sunlight) 的工厂里包装肥皂。(图片来源: Bedford Lemere & Co/Alamy)

西非的一部分) 获得土地来建设棕榈油特许经营种植园。殖民部对利华公司的要求很谨慎, 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一家公司垄断该地区的贸易。但这并没有阻碍利华公司获取土地的努力。随后, 利

华接受了比利时当局的邀请, 在刚果自由邦 (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开设了棕榈油特许经营种植园。

比属刚果棕榈油厂 (Huileries du

Congo Belge) 成立于1911年, 当时利华与比利时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 授予了他75万公顷的土地。尽管该项目成功引入了机械化程度更高的棕榈油压榨系统, 但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昂且进程缓慢, 向欧洲出口棕榈果和棕榈油也是如此。此外, 这家合资企业也未能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来采摘棕榈果和在工厂工作。为此, 该公司与比利时代理人合作, 强行招募刚果人从事劳动。这些问题以及东南亚高效的种植园体系的出现限制了利华特许经营种植园的盈利能力, 但这让他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跨国公司之一, 也就是后来的联合利华。

### 后来居上的东南亚

如今, 东南亚是全球棕榈油生产的中心,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产量约占全球供应量的85%。但是, 油棕是在1848年后才出现在那里的。那年荷兰植



象牙为欧洲殖民者提供了另一种控制和剥削非洲人的牟利手段。1805年前后, 象牙贸易蓬勃发展, 在刚果尤其如此。图为一群拿着象牙的搬运工站在油棕树前, 于1909年拍摄于刚果上韦莱地区 (Haut-Uele) 的阿瓦库比 (Avakubi) 附近。(图片来源: Herbert Lang & James P.Chapin,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物学家在印尼爪哇岛的茂物的植物园里种下了四棵油棕树苗。

东南亚种植园的早期发展很大程度上与比利时企业家阿德里安·哈雷特 (Adrien Hallet) 有关, 他通过在刚果的橡胶贸易习得了油棕工业化种植的经验。哈雷特注意到, 印尼的观赏棕榈树比非洲的棕榈树结果更多, 因此相信东南亚的条件更适合种植棕榈植物, 并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种植园。1911年, 他在在苏门答腊的Poeloe Radja建立了印度尼西亚第一个油棕种植园。然后在1917年, 他帮助两名法国种植园主在雪兰莪州 (Selangor) 开发了马来西亚第一个商业种植园项目。由于外国投资者充分利用了印尼的“门户开放”政策, 到1936年苏门答腊的棕榈油出口量已经超过尼日利亚。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地区另一种主要作物天然橡胶的需求下降, 棕榈油提供了一种多样化经营的绝佳的选择。牙直利 (Guthrie)、巴罗 (Barlow) 和哈雷特的索芬 (Socfin) 等种植园公司将原有的橡胶基础设施用于油棕种植。这些公司为殖民地的集约化油棕农

业奠定了基础。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种植园总面积已经超过10万公顷, 而索芬和牙直利控制着全球棕榈油供应的50%以上。

## 独立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东南亚棕榈油产业发展环境恶化。随着新加坡和马六甲等主要商业中心被日本占领, 棕榈油供应基础设施摇摇欲坠。殖民地管理人员要么放弃职守, 要么被拘禁, 贸易路线被封锁, 种植园也面临劳动力短缺。棕榈油出口量只占战前水平的很小一部分, 尽管战后马来西亚的出口量快速回升, 但印尼贸易量的恢复却花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在东南亚的整个殖民扩张时期, 原住民和地方居民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人们忍受着被强加的殖民制度, 包括强迫劳动和对祖先土地的侵占, 而这种剥削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

数十万来自中国南部和印度的移民也遭受了剥削, 他们被定向派往马来西亚



20世纪初, 棕榈油产业在东南亚快速发展。在这张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照片中, 一个马来亚小村庄被新种植的油棕包围。(图片来源: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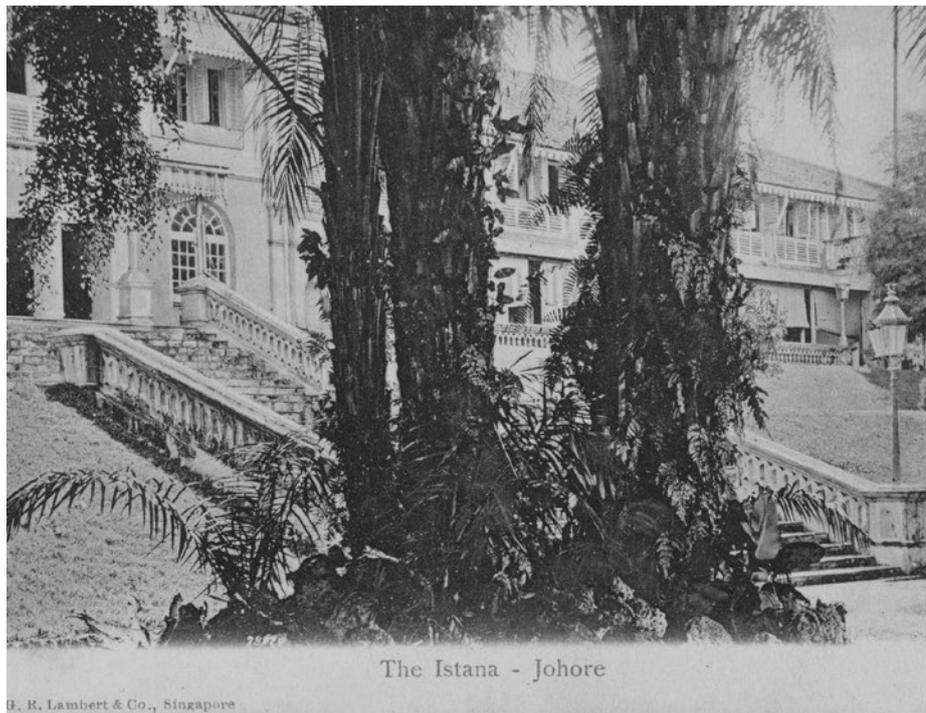


1945年, 在苏加诺总统宣布印尼独立后, 新生的共和国与荷兰殖民者之间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武装斗争。许多荷兰企业遭到攻击, 例如这个位于苏门答腊岛巴邻旁 (Palembang) 的橡胶种植园, 其建筑在1947年被印尼军队摧毁。(图片来源: The British Newspaper Archive/Alamy)

和印度尼西亚的外资种植园。这些被称作“苦力”的人都经由“契约” (indenture) 参与劳动, 这是一种依赖于债务捆绑和暴力的强迫劳动系统。

二战期间, 日军用“亚洲人的亚洲” (Asia untuk orang Asia) 等口号发起宣传攻势, 反对长期剥削该地区的殖民势力。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宣布独立, 充分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在苏加诺总统日益激进的经济政策影响下, 许多外资种植园失去了政府支持。其中一些甚至在宣布独立后的动乱期间成为了袭击的目标。油棕种植业也失去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马来西亚的情况则相当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英国食品部承诺只从马



在印尼和马来西亚油棕种植园大开发之前的半个世纪里, 油棕一直是种植在街道两旁、公园里、行政大楼和民居周围的一种流行的观赏植物。在这张1904年拍摄的照片中, 油棕装点着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苏丹宫殿的花园。(图片来源: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 Alamy)



与印度尼西亚不同，马来西亚在二战后再次被英国置于殖民统治。英国当局鼓励投资和发展，油棕种植园在农村地区继续扩张，例如马来西亚半岛东北部的吉兰丹州。（图片来源：The National Archives）



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通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沙特基金、科威特基金和日本海外发展基金的贷款来开发可供油棕种植的土地。照片所展现的1969年的增卡三角计划（the Jengka Triangle Program）砍伐了1.2万公顷的森林，是该国的第一个开发计划。（图片来源：Mary Hill/World Bank, CC BY NC SA）

来西亚购买棕榈油，这为该国棕榈油行业的复苏提供了支持。1957年独立后，马来西亚新政府仍然支持外国投资。为了利用棕榈油促进经济增长，马来西亚建立了联邦土地发展局（Federal L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FELDA），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进行开发。每个FELDA定居者都被提供了四公顷的土地来种植油棕或橡胶，外加一间小木屋和用来种植蔬菜的土地。这种模式使马来西亚成为全球领先的棕榈油出口国，并获得了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认可，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脱贫的一种方式。

## 棕榈油大繁荣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后殖民时期的西非政治局势恶化导致棕榈油出口下降，而东南亚棕榈油产业继续迅速发展。曾在西非工作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纷纷前往东南亚，从而推动了棕榈油行业发展并扩大了小农生产。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印尼进入苏哈托统治下的“新秩序”，政府开始全力支持外国公司及投资进入油棕开发。到70年代，印尼已经开辟了大约15万公顷的种植园。随着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进一步投资，到1985年这一数字已增加到60万公顷。

## 什么是扩张的代价？

整个东南亚都在以社会经济发展的名

义砍伐森林，为新的油棕种植园和其他开发项目让路。棕榈油行业引发了巨大的土地冲突，导致成千上万的原住民和地方社区流离失所，这背后的森林和生物多样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自从棕榈油贸易被企业控制，冲突就和这种商品如影随形。这是因为，棕榈油公司几乎总是将利润置于人类福祉和环境之上。国家政府也为这种做法提供了支持，为外国投资的短期经济收益而放弃保护本国人民和资源。只有在生产过程中考虑到原住民、当地社群和环境，棕榈油行业才能被看做是可持续的。尽管可持续认证棕榈油的使用量正在增加，但在殖民主义的利润压榨模式成为历史之前，这个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翻译：Estelle



东南亚其他地区也经历了油棕开发。上世纪70年代，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贷款，支持当地清理土地来发展农业，其中包括油棕种植园、养牛业和椰子种植园等。（图片来源：Ray Witlin/World Bank, CC BY NC SA）



在马来西亚一个RSPO认证种植园里，一位工人正在给油棕幼苗喷洒稀释过的除草剂。他们还在旁边种植了固氮植物黄毛黧豆，将工业化的和环保的农业技术相结合。这样可以通过控制杂草生长来减少农药使用量，同时还能提高土壤肥力。（图片来源：Mike Kahn/Alamy）

# 推动棕榈油行业转型，除了认证还能做什么？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RSPO）是推动棕榈油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力量，但是要带来真正的改变，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尼辛·柯卡（Nithin Coca）

2021年2月23日

2004年，一家新机构成立，旨在帮助棕榈油行业告别森林砍伐、环境破坏等有害行为，提升行业的符合伦理规范的采购。当时，棕榈油行业与东南亚地区山火肆虐、生态栖息地丧失和人权侵犯等问题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这个由多家行业领军企业和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共同创立的机构就是“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RSPO）。十六年来，尽管RSPO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进步，并不断努力改善其认证生产商的行为，但是仍然在很多方面受到批评，指责它听命于行业，为“漂绿”行为创造条件，并在收到成员企业违规行为的举报时没能及时采取行动。有人认为，未来要做的是从内部对RSPO进行完善，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其他替代模式才是确保棕榈油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更好路径。

“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多面向的措施来推动棕榈油行业变革。认证只是推动棕榈油行业广泛转型的要素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新加坡办公室全球棕榈油行动主管迈克尔·金登（Michael Guindon）说。

尽管RSPO是覆盖面最大、认可度最高的标准，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认证途径。有些组织尝试采用多种认证方案，而有一些则专注于赋权小型种植户，或采取一种“地域”模式，即涵盖

## RSPO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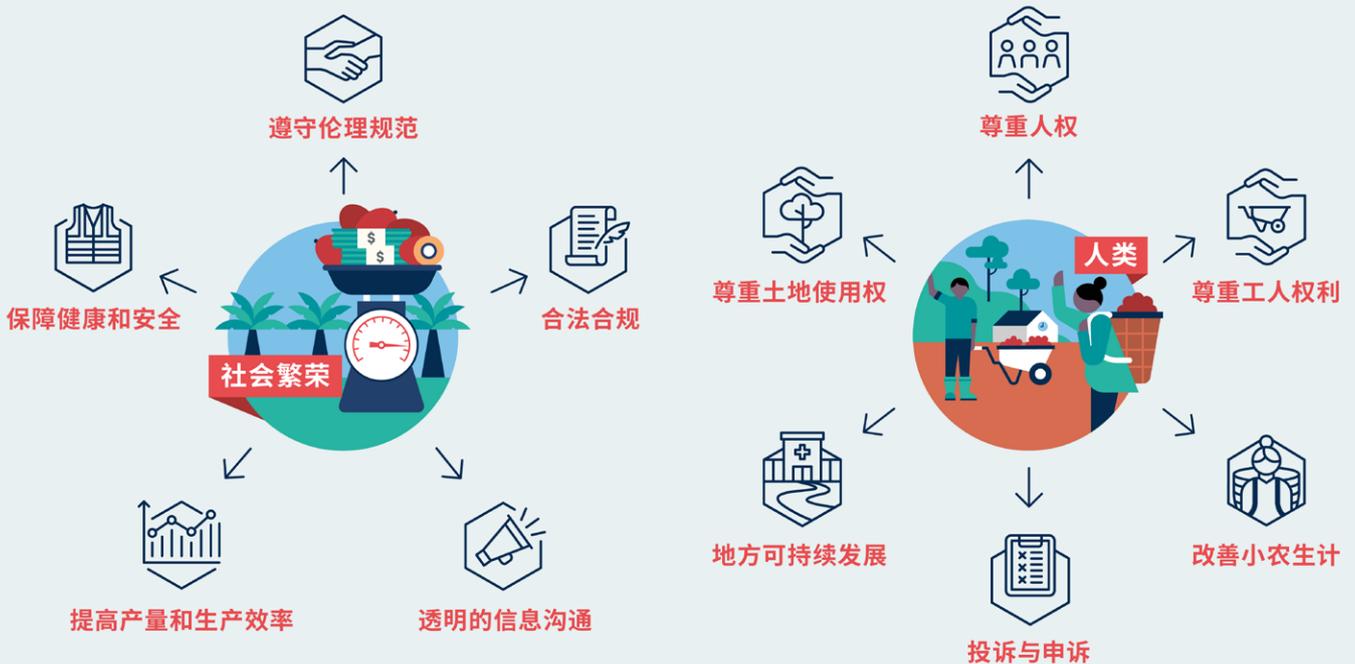
RSPO标准的目标是，无论油棕种植园的规模大小，其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可持续性、人权和劳动者安全都能得到保障。想要获得RSPO认证，种植者必须根据上述标准每五年接受一次评估，每年还有一次年检来确保持续合规。评估由经过验证的独立第三方认证机构在现场进行。从理论上讲，如果种植者未达到标准，认证就会被撤销，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对种植者而言，有了RSPO认证，他们就可以将产品销售给那些仅采购认证棕榈油的品牌，从而获得潜在的溢价，并且获得教育和资源来提高产量和改善耕种模式。

大多数公司无法直接从农场进行采购。为了确保认证棕榈油能够到达消费者手中，RSPO也对供应链流程进行认证。只要企业从经过认证的供应链购买棕榈油，它们就可以在产品上使用RSPO标志。



制图：Ed Harrison / 中外对话





特定区域内种植的所有大宗农产品。棕榈油供应链上的企业也在各自努力，从而更好地理清自身棕榈油供应链。尽管如此，棕榈油能否成为一个完全可持续的行业，将取决于能否加深RSPO这类现有机构的影响力，以及供应链主要参与者能否开展更多的合作。

## RSPO面临的挑战

尽管RSPO强化了标准，但人们担心的主要还是其执行机制和审计制度。

“虽然RSPO有合适的标准，但是其体系不足以贯彻这一标准”，美国环保组织雨林行动网络（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森林项目主管罗宾·阿韦尔贝克（Robin Averbeck）说。

例如，雨林行动网络及其合作伙伴早在2016年就向RSPO提交了印多福（Indofood）违反可持续标准和侵犯劳工权利的证据，但差不多两年半之后RSPO才吊销了印多福的认证证书。同样，RSPO花了3年的时间才对马来西亚最大的棕榈油企业之一——“联邦土地发展局全球创投控股公司”（FGV Holdings Berhad, FGV）旗下种植园涉嫌滥用劳工的指控进行跟进，最终在2018年对其

实施了部分制裁。2019年8月，RSPO有条件地取消了这一制裁，结果却在2020年1月又再度恢复了对它的制裁。最终，FGV因为同样的指控，受到了美国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暂扣令，而RSPO则对此“表达了保留态度”。

阿韦尔贝克（Averbeck）说：“我们并没有看到RSPO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一再允许行为不端的企业成为其成员。”

2019年，环境调查署（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与草根组织（Grassroots）联合发布的一份题为《谁来监督监督者？（二）》的报告发现，自2015年其首份报告发布以来，RSPO“程序中存在广泛欺诈，以及不合标准和私下的保证流程（underhand assurance processes）”的情况并没有任何改进。他们发现，自首份报告发布以来，RSPO采取的行动“严重不足”。

## 可持续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个问题是，RSPO尚未实现其推动行业转型、使可持续棕榈油成为“常态”的目标。全球生产的棕榈油中只有19%经过RSPO认证，这意味着全世界消费的绝大多数棕榈油都包含着与森林砍伐、林火、侵犯人权以及其他环境和土地使用问题相关的风险。



2008年，RSPO在巴厘岛举行会议时，印尼最主要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印尼环境论坛（WALHI）在会场外举行了抗议活动。他们想借此让人们关注嘉吉（Cargill）等大型农企在西加里曼丹省非法砍伐森林的行为。嘉吉公司在该省经营着多个RSPO认证种植园。（图片来源：Brihannala Morgan/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

即使是已成为RSPO成员并且致力于使整个供应链全面获得RSPO认证的公司，也不能保证其生产出的棕榈油与森林砍伐完全无关。据估计，丰益国际集团通过其子公司控制着全球40%的棕榈油供应链，但它也会从第三方供应商那里购买棕榈油，这就会增加“泄漏”(leakage)风险——即涉及毁林的棕榈油混入认证供应链。

过去16年，RSPO并未取得明显进展，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再加上不少知名非政府组织利用红毛猩猩等动物面临的灾难来唤起人们对森林砍伐的关注并妖魔化棕榈油生产，致使一些品牌选择了另外一种极端的认证形式：不含棕榈油。

无棕榈油认证商标组织(Palm Oil Free Certification Trademark)联合主管贝夫·拉夫(Bev Luff)说：“要保护全世界的热带雨林，只有靠诸多环保团体和企业生产更多不含棕榈油的产品，消费者降低对棕榈油的需求，非政府组织与破坏热带雨林的行为进行斗争，以及使用棕榈油的制造商只选择那些获得‘身份保护’供应链体系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

人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地区的可持续生产增长可能会通过某种溢出效应导致不可持续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其他地区。2020年6月公布并发表在《环境研究快报》(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印尼

## RSPO供应链证书

RSPO有四种棕榈油供应链认证模式。从其中任意一类供应链末端购买棕榈油的制造商均可在其产品上使用RSPO标志。但是，这四种体系提供非常不同的保证水平，因为认证棕榈油在不同类别中所占比例差异很大。只有前两种模式可以保证所有棕榈油均来自RSPO认证的来源。第三种模式只能保证其中某些棕榈油来自认证的来源，而第四种模式允许公司购买RSPO信用额度，但事实上最终产品中使用的棕榈油都不是来自认证来源。

在这四种模式中，只有第一种可以保证追溯到具体的种植园。可追溯性是确保问责的关键因素。但是许多公司，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公司，通常使用后两种供应链认证模式，因为它们便宜、简单且耗费更少的劳动。因此，其最终产品中含有非认证棕榈油的可能性更高，但是仍然可以使用RSPO标志。

尽管全球19%的棕榈油来自RSPO认证种植园，但品牌和消费者需求的不足使得大约一半的认证棕榈油最终会与普通棕榈油混在一起被作为普通产品出售——这是另一个问题。推广使用更严格的供应链认证模式，以及增加可持续棕榈油的需求——特别是印度、中国等高增长市场的需求——将是改善生计和防止进一步的环境破坏的关键。

制图：Ed Harrison / 中外对话

## 种植园身份保护



种植园身份保护模式(Identity Preserved, IP)是这四种模式中最严格的，要求来自各个RSPO认证种植园的棕榈油在供应链的所有阶段都必须与非认证棕榈油分开存放。在这种模式下，供应链上的每个利益相关者——从榨油厂到精炼厂再到制造商——为了获得认证都需要证明它们的棕榈油是分开存放的。这种体系并未得到广泛使用，从而严重限制了这类棕榈油进入市场的途径。采用这种模式的通常是垂直整合公司，因为公司控制着从种植园到精炼厂的所有环节，能够将最终产品以高价出售给制造商。在这类供应链末端，每种产品中的棕榈油都可以追溯到某个RSPO认证种植者。

## 认证与非认证分离



在认证与非认证分离模式 (Segregated, SG) 下, 认证棕榈油在供应链的所有阶段都与非认证棕榈油隔离开。但是在榨油厂中, 来自不同认证种植园的棕榈果和棕榈油会混在一起。因此, 尽管不可能追溯到单个种植者, 但这种模式仍然可以确保提供给终端用户的棕榈油仅来自RSPO认证种植园。

## 认证与非认证混合



认证与非认证混合模式 (Mass Balance, MB) 允许供应链中的认证和非认证棕榈油混在一起。这也是那些处理大量棕榈油, 并且做出了可持续发展承诺的利益相关者最常用的模式。在这种体系中, 炼油厂通常会从上百家榨油厂采购原料, 但其中只有部分工厂需要经过认证。虽然炼油厂必须公开其供货厂家的信息, 但不必披露其处理的棕榈油总量。这意味着在这类供应链末端只有一部分棕榈油来自RSPO认证种植园, 有时候这个比例会很小。产品中使用混合体系棕榈油的制造公司, 必须在包装上的RSPO标志上加上“MIXED”(混合)字样。

## 证书交易



证书交易体系 (Book & Claim) 允许企业购买认证棕榈油信用额度, 但不要求它们从认证供应链实际购买所用的棕榈油。证书交易体系背后的理念是支持和资助那些可能刚刚获得RSPO认证, 但尚未获得认证供应链渠道的种植者。因此, 这一体系在帮助实现RSPO的目标、推动可持续实践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该体系供应链末端产品中使用的棕榈油不太可能来自认证种植园, 但是制造商可以在包装上使用RSPO标志, 但必须添加“CREDIT”(信用额度) 一词。

婆罗洲 (即加里曼丹), 尽管RSPO认证减少了某些地区的森林流失, 却加剧了邻近地区的森林砍伐。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尽管认证机制减少了非法森林砍

伐, 但似乎有必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业行动, 确保油棕生产不再是造成森林损失的驱动力。”

拉夫表示, 到目前为止, 大约有40家

公司通过了“不含棕榈油”的标准认证, 其中包括Illumines Skin Card、Earth Sense和Meridian等几个品牌。此外, 还有不少企业处于评估的各个阶段。这些工作的一部分是让品牌企业了解那些它们原本并不清楚的棕榈油衍生品。

拉夫说: “对于想要生产不含棕榈油产品的公司来说, 了解哪些成分含有棕榈油衍生物并非易事。如果我们经过评估得出结论, 一家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中使用了棕榈油衍生物, 那么我们会尝试帮助他们找到不含棕榈油的替代成分。”

### 新兴的替代模式

大多数情况下, 由于棕榈油具有种植规模广、产量高、用途多样等特点, 往往很难轻易找到替代品, 而且那些替代品也同样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为了弥补RSPO的不足, 非政府组织和行



随着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中部地区已有大片建成的种植园获得了RSPO认证, 森林砍伐的前沿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在一片已经建成的种植园南边, 挖掘机正在清除一块原始泥炭森林, 为一个新的棕榈油种植区的诞生做准备。这片区域毗邻丹戎普丁 (Tanjung Puting) 国家公园, 而后者是红毛猩猩等众多濒危物种的家园。(图片来源©Kemal Jufri/Greenpeace)

业提出了几种替代方案，但这些方案大多数都将自己视为RSPO认证的补充或以RSPO为基础。

棕榈油创新集团 (Palm Oil Innovation Group, POIG) 成立于2013年，其目标是通过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审核来超越RSPO。

阿韦尔贝克说：“我们通过一套程序创建了一种能够弥补很多不足的审核方法。”这其中包括要求对整个公司——而不仅仅是对特定种植园——进行认证，以及包括更严格的社会、劳工标准在内的更为强大的审计体系。其实，RSPO在2018年更新其标准时就采用了POIG的许多创新。

阿韦尔贝克说：“POIG证明达到‘无毁林、无泥炭地使用、无剥削’标准是

可能的这一点颇具影响，我们成功地倡导并证明更好的实践和负责任生产都是可行的。”

在世界另一端的拉丁美洲，“做对的油棕” (Palm Done Right) 一开始做的工作并不是改变行业，而是与厄瓜多尔的小农合作，从有机认证开始开展可持续农业实践。

“做对的油棕”发言人莫妮克·范·温伯格根 (Monique van Wijnbergen) 说：“在与具有使命感的品牌和买家进行交流时我们发现，不应该局限于‘有机’这个概念。从那时开始，我们就与RSPO、‘公平生活’ (Fair for Life) 和雨林联盟 (Rainforest Alliance) 合作，帮助我们改善并推动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范·温伯格根认识到有多项

认证比仅有一项更有价值。

她说：“虽然不同认证计划有重叠之处，但对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有帮助。有机认证在种植实践和自然干预方面表现突出。‘公平生活’认证的社区检查机制很强大，而新的RSPO标准采用了高碳储量方法 (high-carbon stock approach)。不同的标准各有价值。”

目前，“做对的油棕”与厄瓜多尔200个独立有机种植者合作，种植面积达1万公顷，所生产的棕榈油也符合雨林联盟的可持续农业标准。目前全球满足这一标准的棕榈油产量为55万吨。此外，该标准还同样适用于咖啡、香蕉、可可等其他大宗商品，小农种植园里通常会在油棕的附近或旁边同时种植这些农产品，这是该组织特别关注的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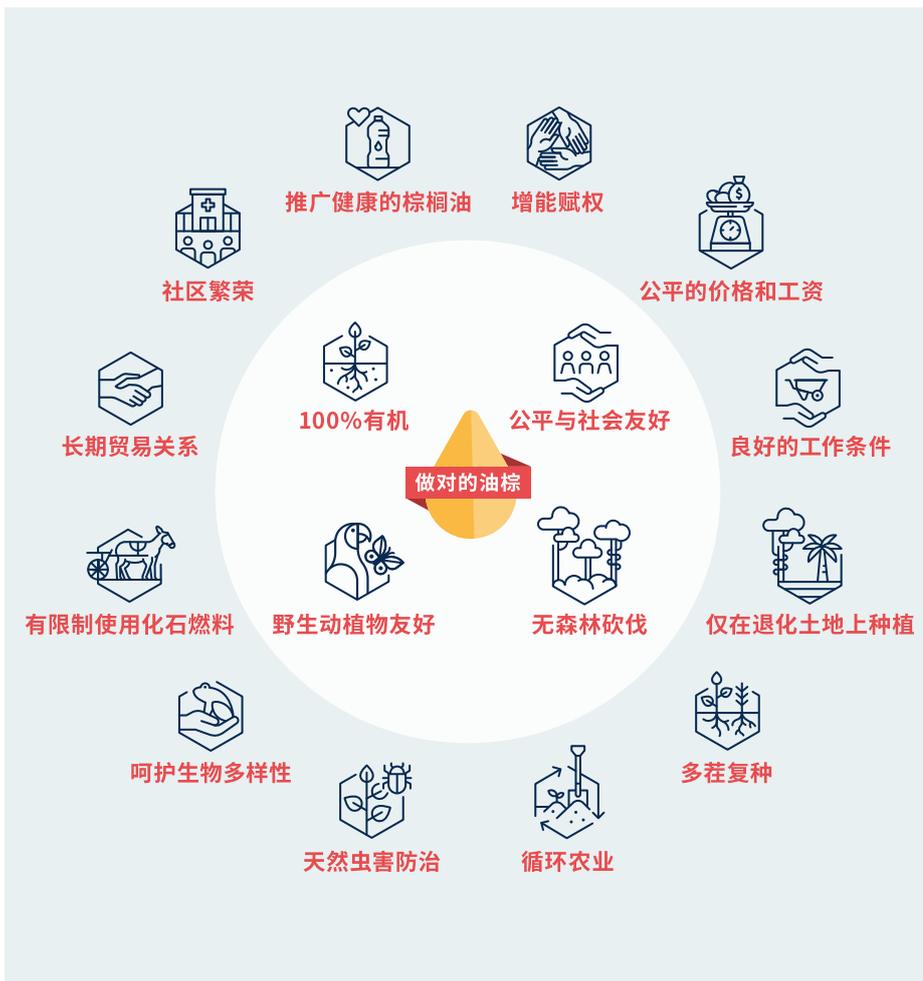
雨林联盟棕榈油部门主管宝拉·登·哈托格 (Paula den Hartog) 表示：“小型种植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种植面积约占油棕种植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优先考虑与小型种植户合作，提高他们的适应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将他们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为他们开展更加可持续的耕作模式奠定基础。”

尽管雨林联盟的标准与RSPO的标准不同，但两者也有共通之处，在可追溯性方面可以协同发挥作用。

正因为RSPO与小型种植户的合作存在的局限性，专注于可持续供应链的英国社会企业Traidcraft Exchange决定让其非洲的小型棕榈油生产者接受“公平生活”认证，这是目前唯一在棕榈油领域开展业务的公平贸易认证机构。

Traidcraft供应链开发和商业支持经理阿利斯泰尔·利百特 (Alistair Leadbetter) 说：“RSPO看上去并不是一个拥抱小农生产的认证体系。我们觉得与‘公平生活’合作要好得多。我们不反对RSPO，但它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希望关注小型种植户。”

在公平贸易模式中，品牌商为完全可追溯的棕榈油支付溢价，这些棕榈油是根据一系列劳工、社区和环境可持续标



“做对的油棕” (Palm Done Right) 以多种标准作为基础，包括RSPO、美国农业部和欧盟有机认证计划、公平生活 (Fair for Life) 和雨林联盟 (Rainforest Alliance)。(制图: Ed Harrison/中外对话)

准种植的。溢价直接付给当地的农业社区。但是目前，棕榈油似乎只占全球公平贸易商品的很小一部分。

## 企业采取的独立行动

另一个新兴趋势是，具有较大的棕榈油环境社会影响或供应链复杂的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对自己的采购进行独立审核，而不仅仅是依靠RSPO或其他认证计划。

中粮国际是中国最大的食品加工商、制造商和贸易商，拥有一份强有力的可持续棕榈油采购政策，要求其所有棕榈油供应商和二级供应商遵守自己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这意味着它们对RSPO的承诺只是其采购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把认证看做是实现可持续采购的一个途径，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我们的供应基地地图和风险管理是我们确保兑现承诺的主要方式”，中粮国际可持续发展全球负责人彭薇说。

目前，中粮国际正在与非政府组织ProForest合作，详细绘制整个供应链地图，目的就是进行彻底的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他们甚至承诺每年发布一份榨油厂供应商清单。联合利华和蒙德利兹国际（Mondelez International）等其他大品牌也发布了其榨油厂数据。

联合利华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品公司之一，从至少150家炼油厂和油脂化工厂采购棕榈油，而这些工厂又从至少1500家榨油厂采购毛棕榈油。尽管该公司承诺从RSPO和雨林联盟认证的榨油厂进行采购，但他们认为还有必要更好地了解哪些种植园正在向其上游榨油厂出售棕榈果原料，以及它们是否遵循了该公司的采购政策。为此，他们与加利福尼亚的地理空间分析初创公司Orbital Insight达成了合作。

Orbital Insight解决方案工程总监扎克·杨（Zac Yang）说：“我们会查看数十亿次的手机连通数据。这些数据聚合起来会形成一种流量规律，也就是说：根据卡车驾驶员的活动规律得出实际的采购足迹。”

这项技术帮助联合利华解决了认证流程的一项主要挑战，即对从种植园到榨油



位于荷兰鹿特丹港的Olenex食用油精炼厂。该炼油厂是由全球两大农产品企业——阿彻丹尼斯米德兰公司（ADM）和丰益国际的合资企业，已通过RSPO认证，并且是联合利华最新公布的棕榈油供应商名单中的企业之一。（图片来源：Frans Lemmens/Alamy）

厂之间这段供应链上的第一英里进行跟踪。榨油厂通常从多个种植园采购原料，因此生产出来的棕榈油通常混杂了来自可持续和非可持续种植园的原料。这类技术可以提供更大范围的地理位置数据，从而了解棕榈油供应链的实时信息。目前，Orbital Insight正在寻求与其他全球主要食品和饮料品牌进行合作。

杨表示：“我们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结合起来，可以大规模地处理和分析师此类问题。这种方法本身更具成本效益，并且可以覆盖到成百上千家榨油厂。”

可持续贸易行动计划（IDH）是一家总部位于荷兰的社会企业。它尝试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将特定辖区认证为“经审

核采购区”（Verified Sourcing Areas, VSAs）。联合利华和百事可乐是最早与该公司合作采用这种方式的两家企业。

IDH高级经理吉多·鲁滕（Guido Rutten）表示：“从经审核采购区采购，你能确切地了解该区域可持续种植情况，还能够知道那里的人们正在努力提高可持续性。不仅是西方国家企业，印度和中国等其他市场也对供应链可持续性，尤其是地域性解决方案有巨大的需求。”

IDH目前的试点项目集中在印尼亚齐省和印度南部。“经审核采购区”模式注重的是区域性，这意味着在认证区域中种植的任何大宗商品，油棕、可可、咖啡，都遵循相同的标准。



在印尼齐省的一处由IDH支持建立的“修复苗圃”，当地的小型油棕种植户和社区正通过这个项目将退化的土地转变为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农林复合经营农场。在滕古伦村（Tenggulun）附近的这个苗圃已经为30公顷榴莲等经济树种提供了种苗。（图片来源：IDH）

## 超越认证

有人担心认证机制已达到极限。经过最初几年的强劲增长后，最近几年RSPO的认证可持续棕榈油比例一直停滞在19%左右。达到100%认证的目标看起来似乎与2004年该组织刚成立时一样遥不可及。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金登说：“你永远不会看到全球所有棕榈油都获得认证。”

金登表示，部分挑战源自亚洲的需求增长，它目前占棕榈油消费总量的60%。与欧盟相比，印度、中国或东南亚对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的需求要少得多。欧盟食品工业购买的棕榈油已经有86%获得了认证。

培养亚洲市场对可持续认证棕榈油的需求是前进的方向之一。但是金登认为，提高对已经是RSPO成员的企业提高标准的机会更大。

他说：“RSPO成员中的贸易商覆盖了棕榈油贸易总量的90%。如果我们提出采购可持续棕榈油之外更高的要求，就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

雨林行动网络的阿韦尔贝克认为，企业有责任付出更多的努力，尤其是在最近有报道称许多公司已经或即将错失自己的零毁林目标之后。

她说：“企业已经做出了承诺，但它们并未投入资源来实际兑现这些承诺。”

翻译：Estelle



RSPO成员中的贸易商覆盖了棕榈油贸易总量的90%。如果我们提出采购可持续棕榈油之外更高的要求，就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

金登  
世界自然基金会



2016年，雨林行动网络的工作人员在纽约一处著名的百事可乐标志下悬挂标语“放弃冲突棕榈油”。这是该机构针对百事可乐的一项长期造势活动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施压使其停止采购与冲突和森林砍伐有关的棕榈油。此后，百事可乐就采取了多项措施改善自己的棕榈油采购战略，包括与IDH合作恢复森林并为印度尼西亚的小型种植户提供支持。（图片来源：Walter Hergt/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

# 主产国争取棕榈油 “绿色定义权”

世界棕榈油两大主产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正在国内外全力推广本国可持续认证，从而改变棕榈油的“绿色定义权”旁落的困境。

孔令钰

2021年6月4日

用途极为广泛且价格低廉，被广泛用于烹饪、食品深加工、日用化学和化妆品，乃至生物燃料。它也被两大主产国视为追求经济发展和减贫的重要手段。

但油棕种植带来的环境和人权议题却使这个产业长期受到来自欧美的压力，尤其是环境。早在2009年，欧盟就以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为由，提出限制来

自亚洲的以棕榈油为原料制造的生物燃料，引得马来西亚前产业部长林敬益在《纽约时报》撰文批评此举为“绿色新殖民主义”。

2004年，为了回应公众对棕榈油生产环境问题的关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一些棕榈油产业链上的跨国公司成立了“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RSPO），开始以自愿认证的模式推动棕榈油的可持续生产，从位于欧美的棕榈油价值链的下游消费端向上传导压力，试图促进生产端的改变。

但近年来，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政府和产业界认为RSPO过于严苛，并且掌握了过大的话语权。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两国分别于2011年和2015年出台了各自国家主导的可持续棕榈油标准——印度尼西亚可持续棕榈油（Indonesia Sustainable Palm Oil，以下简称ISPO）和马来西亚可持续棕榈油（Malaysian Sustainable Palm Oil，以下简称MSPO）。

眼下，两国正积极内修外攻——对内大力推进本国认证，对外则寻求国际买家对其国家标准的承认。



马来西亚的棕榈种植园。

（图片来源：Bazuki Muhammad/Alamy）

## 谁来定义“绿色”？

RSPO认证体系在欧洲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2019年欧盟28国与瑞士进口的非生物燃料原料的棕榈油（主要用于食品、饲料和油脂化工）中有86%经过RSPO认证。但由于认证成本高、市场小、上游生产者溢价低等原因，2014年以来全球每年大概只有19%的棕榈油获得RSPO认证，而其中绝大部分被售往欧洲。而在世界前两大进口国印度和中国，认证棕榈油的市场占有率仅为3%和4%。

“我有时会管RSPO叫卡特尔”，马来西亚棕榈油总署署长巴维斯博士（Dr. Ahmad Parveez Ghulam Kadir）坦率地说。“他们不断变换门柱位置，不断让标准变得越来越苛刻，增加越来越多的内容，对生产者来说也越来越难。为了获得认证，生产者不得不削减利润，在我看来这并不是真正的可持续。”

相比RSPO，ISPO和MSPO在各自国内的推广均取得了快速进展。据印尼棕榈油行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共发出682份ISPO认证，覆盖378万公顷土地，约占总种植面积的27%。MSPO的速度更快，它在2017年升级为强制性标准，目标是在2020年1月1日前认证完国内所有棕榈油生产者。根据马来西亚棕榈油总署提供的数据，截至2020年，该计划已认证了全国约88%的种植面积。MSPO网站还公开了所有最新认证统计数据。

与此同时，欧洲仍然在质疑棕榈油的可持续性。2019年，欧盟新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指令》（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认定，有着毁林风险的棕榈油基生物柴油违背了欧盟环保政策的初衷，因此将棕榈油列为土地间接利用变化（ILUC）高风险生物燃料原料，在不晚于2030年逐步淘汰。

欧盟进口的一半棕榈油都被用于生物燃料，因此该政策立刻引起两国巨大反弹。2019年12月，印尼向WTO提起申诉。这是全球第一例棕榈油贸易争端案件。印尼对外贸易总干事因德拉萨利·威斯努·瓦尔达纳（Indrasari Wisnu Wardhana）称，欧盟此举不仅影响印尼对欧盟的棕榈油出口，还将损害全世界范围内的棕榈油产品形象。



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棕榈油工厂。（图片来源：YT Haryono/Alamy）

紧随其后，2021年1月，马来西亚也向WTO提出贸易争端磋商（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请求。同时，两国政府也打响了“舆论攻势”（media campaign），试图为本国棕榈油正名。而国家标准的推广是争取棕榈油可持续性话语权努力的核心。

## 漫漫全覆盖之路

MSPO和ISPO作为国家标准，试图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预，来整体提升本国棕榈油的可持续性。与RSPO类似，ISPO和MSPO标准也覆盖合法性、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商业实践，具体条款不如RSPO严格。有研究比较了7个棕榈油可持续标准，发现RSPO是最严格的，而MSPO和ISPO则是最弱的，且ISPO显著落后于其他各标准。

2014年，印尼将ISPO改为强制认证（小农除外），并在2016年成立特别工作组，吸纳不同地区的利益相关方参与修订标准，以提高国际认可度。工作组同意在顶层设计上增加两项新原则——一个是人权保护原则，另一个是可追溯性与透明度原则。此外还会增加针对认证执行的独立监测体系，以及对小农实施强制认证。

但是，这种开放修订标准的姿态只是昙花一现。接下来四年间，ISPO修订

程序越发不透明，很多利益相关方也被排除在外。2020年3月，关于新ISPO的总统令签署。其中虽然新增了透明度原则，以及要求2025年前强制认证覆盖小农，并为其提供资助和认证指导，但最早被同意写入草案的人权保护原则、可追溯性原则和独立监测体系条款不见踪影，让很多NGO十分失望。

WWF印尼办公室的可持续大宗商品项目经理佐科·萨利吉托（Joko Sarijito）向中外对话表示，ISPO标准要求所有种植者和工厂都遵守印尼的最低法律要求，但是关于自然资源保护和土著人民权利的标准有待加强。

虽然国家认证标准在严格性上不如RSPO，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因为其带来的溢价不足以覆盖生产成本而面临生产国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抗拒，作为自愿性标准的RSPO可能难以覆盖全部的棕榈油生产；而强制性国家标准虽然刚刚起步，却更有希望实现对国内棕榈油生产的全覆盖。

“全覆盖”的最大挑战来自小农。他们生产了两国大约40%的棕榈油，但由于缺乏知识和农资，小农生产的棕榈鲜果束土地单产往往只有大型种植园的一半，这使得他们倾向于通过毁林开荒、扩大种植

面积来增加产量。因此，扩大小农认证的同时提高其土地单产是提高棕榈油可持续性的关键步骤。但是，由于经济能力和教育水平限制，小农往往无力申请认证。而且，无论RSPO还是ISPO、MSPO，土地登记文件都是先决条件，但很多小农缺乏土地合法性的证明材料。

而为了推广ISPO和MSPO，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则动用行政力量来加强认证小农的力度。巴维斯博士告诉中外对话，马来西亚的策略之一是建立“可持续棕榈油集群”（sustainable palm oil clusters），每个集群由1000-1500名小农组团而成。马来西亚棕榈油总署有官员专门负责管理小农集群，并为小农支付认证费用，且每公顷认证成本约为30-35美元，显著低于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的每公顷87、

114、215美元的RSPO认证成本。

尽管MSPO已经认证了马来西亚约88%的种植面积，但对小农的认证依然相对滞后。目前小农（包括独立和有组织小农）认证种植面积只占认证总种植面积的约22%，尽管小农约占该国种植总面积的30%以上。据当地媒体报道，从2022年1月1起，尚未获MSPO认证的小农将被暂停或吊销许可证。

印尼政府在2019年也颁布了《可持续棕榈油国家行动计划》，协调国内14个部委，好加快认证小农和种植公司。但印尼的进度则远为缓慢。截至2020年10月，只有0.21%的小农种植面积被ISPO认证。土地合法性问题是印尼认证小农的主要障碍。

“印尼国土面积太大，生产者地处分散，这使得他们更难被认证。”许向安（Robert Hii）对中外对话解释。他出生于马来西亚，是“认证可持续棕榈油观察”网站（CSPO Watch）的负责人。此外，他认为，虽然同样是棕榈油出口国，但马来西亚更依赖出口，对买方要求非常敏感，而印尼生产的棕榈油大约30-35%用于国内消费，因此对认证的需求更低。“所以在印尼看来，我们只要认证足够的棕榈油供欧洲和美国市场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认证其余的呢？”许向安说。

## 认证与支农并行

认证小农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借认证过程，提升他们的知识和种植技巧，从而提高棕榈油果的单产——这是减少与产量增长相伴随的毁林、地权冲突等问题的关键。

马来西亚已经禁止开发原始森林和泥炭地种植油棕，还在2019年承诺其后5年油棕种植面积将被限制在650万公顷之内。2019年这个数字是590万公顷，这意味着到2023年的年均增长率须低于2%。相比之下，2001到2016年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

自2011年以来，印尼也已永久禁止将原始森林和泥炭地开发用于生产油棕、纸浆和木材，尽管绿色和平称，事实上毁林仍在发生。

巴维斯博士告诉中外对话，尽管马来西亚已经给种植面积设了上限，但目前国家正在通过基因组技术、组织培养、机械化等方式提高单产，依靠现有技术至少还能将单产提高50%。

小农单产水平提升空间巨大。当前全球棕榈油平均每公顷每年产量为3吨，小农单产通常只有其一半。许向安说：“哪怕只是将小农单产提高1吨/公顷/年，那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就意味着2百万吨产量的提升，对印尼来说则是5-6百万吨的提升。”两者相加相当于全球2020年棕榈油产量的10%。

培训小农是两国推广可持续棕榈油认证的核心工作。马来西亚棕榈油总署表示，政府不仅承担帮助小农获得认证的全部费用，提供化学物品储存库房和个人防护设备，还通过培训、路演、社交媒体等手段增进小农的意识。

自2015年起，印尼棕榈油行业协会也通过会员单位和一些小农协会为小农提供ISPO认证指导。包括组织工作坊，提供良好农业实践的培训，以及帮助他们采购化肥、运输鲜果束等。

由于研究稀少，无论RSPO还是ISPO、MSPO对于提升两国棕榈油可持续性的作用有多大，目前仍无定论。一项2018



## 2020年，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产量分别占全球的60%和26%。



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小农种植园。（图片来源©Greenpeace/John Novis）

年发表的针对印尼加里曼丹的研究未发现获得和未获得RSPO认证的种植园之间在可持续性表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它发现认证种植园更容易实现产量提升。

全球森林观察最近一份报告显示，马来西亚的毁林面积从2016年的18.5万公顷减少到2020年的7.3万公顷，四年间降幅60.5%。巴维斯博士认为这主要就是MSPO的功劳，因为MSPO的现有认证种植面积为519万公顷，是RSPO在该国认证面积的4.3倍。

## 寻求国际认可

眼下，两国正积极对外宣传它们这些年来在提升棕榈油可持续性所做的努力，以期获得更多国际买方对其国家认证体系的接受。日本东京奥运会已经将MSPO、ISPO连同RSPO一起列入其可持续棕榈油采购准则。

2018和2019年，印尼和马来西亚各自的棕榈油总署先后与印度最大的植物油行业机构溶剂萃取商协会和荷兰非政府组织禾众基金会（Solidaridad）签署了三方谅解备忘录。前者承认ISPO和印度棕榈油可持续性（India Palm Oil Sustainability, IPOS）为两国间棕榈油生产与贸易的“正当的可持续性框架”；后者则提出，通过调和MSPO和IPOS这两个国家标准来共同推广它们。

据报道，印度溶剂萃取商协会主席在签署第二份备忘录时说：“现在是时候让国家们准备自己的国家标准了，而不再是看向别处。”

中国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棕榈油进口国。2019年中国棕榈油进口量约760万吨，占全球总进口量的逾13%。

但目前中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对棕榈油可持续性的认知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对进口棕榈油可持续性的任何要求，认证产品在市场上也无任何能见度。

但在棕榈油可持续治理进程中，中国不可能永远置身其外。印度相关行业已经开始准备认可ISPO和MSPO，印尼和马来西亚产业界很自然将目光投向中国。



## 印尼国土面积太大，生产者地处分散，这使得他们更难被认证。

许向安 (Robert Hii)

马来西亚“认证可持续棕榈油观察”网站 (CSPO Watch) 的负责人

# 590 万公顷

## 马来西亚2019年油棕种植面积

马来西亚已经开始和中国有关部门开展积极接触，为MSPO进入中国预热。2019年，马来西亚棕榈油总署和中国绿色食品认证中心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据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官网消息，双方正推进合作，使马来西亚可持续认证棕榈油通过嫁接绿色食品品牌进入中国市场。

2020年10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访问马来西亚，并与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希沙慕丁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双方认可商品贸易特别是棕榈油贸易的意义和重要性，同意在符合MSPO和中国绿色食品认证标准的下，不断推进棕榈油产业可持续发展合作。

即便现在中国对棕榈油进口没有可持续性要求，但巴维斯博士表示，中国对MSPO的承认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希望自己的努力被认可，而且将来中国很可能要求可持续认证，我们希望那时自己早已准备好。”

此外，马来西亚棕榈油总署也在尝试与北京2022年冬奥会建立合作关系。“如果MSPO被北京冬奥会认可，对我们来说将是另一个里程碑”，他说，“就像东京奥运会那样。”

印尼棕榈油行业协会对ISPO与中国的合作同样寄予厚望。其可持续部门的万隆·萨哈里（Bandung Sahari）告诉中外对话：“我们希望当中国市场通过认证施加可持续性要求时，ISPO会成为被认可的标准之一，并且是与RSPO同等的认可度。”

与此同时，中国建立国内标准的讨论也已经开启。业内人士表示，未来的中国国家标准与哪个国外标准互认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如果全球主要棕榈油消费国未来认可ISPO和MSPO，会不会架空被认为更严格的RSPO？WWF马来西亚办公室的可持续棕榈油项目经理罗民利（Benjamin Loh）并没有这种担心，在谈及MSPO对产业链的影响时，他告诉中外对话，他所在的机构希望看到MSPO被广泛接受为全球供应链的规范，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国。

他说：“目前尚不要求可持续性认证的市场可以把MSPO作为一个起点来追求未来更高的可持续标准。而这也反过来促进MSPO标准本身提高要求，我们都知道，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持续改进的行动。”



马来西亚种植园的一名工人推着装载棕榈油果实的手推车。棕榈油是交易和使用最广泛的商品之一，其生产与环境和社会息息相关，因此人们呼吁更可持续的供应链。(图片来源: Zainal Abd Halim/Alamy)

# 为什么可持续认证让棕榈油变贵，生产者却没有得利？

唯有充分将可持续性要求纳入考量并对价值链上各方都公平的定价机制，才有利于绿色棕榈油市场的发展。

张子竹  
2021年5月28日

棕榈油是全球贸易量最大，使用最为广泛的农产品之一，在烹调油、洗涤剂、护理用品、化妆品中无处不在，超市中有超过一半的包装食品都有它的身影。全世界超过85%的棕榈油生产来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随着全球棕榈油需求快速增长，为了种植棕榈油而进行的土地清理严重破坏两国的森林生态系统并产生大量的碳排放，生产过程中侵犯地权、强迫劳动、性侵害等社会问题也频频出现，以至出现了弃用棕榈油的呼声。比如，考虑到棕榈油的环境影响，欧盟已决定在不晚于2030年结束将棕榈油用于生物柴油生产。

为了回应公众对棕榈油环境、社会影响的关切，2004年，包括联合利华

等棕榈油价值链跨国企业、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及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MPOA）在内的多个棕榈油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方联合发起了“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RSPO），试图用全球性自愿可持续棕榈油标准和认证来促进棕榈油生产和贸易的环境、社会可持续性。它是目前世界上对生物柴油原料以外的棕榈油最主要的可持续认证标准。

据RSPO官方数据，自2014年以来，经其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产量一直维持在全世界的19%而难以实现突破。而这19%被主要用来满足欧美市场的需求，这两个市场上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的占比已经很高。缺乏来自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求是这种停滞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市场才是全球棕榈油消费的主力。以世界最大的两个市场为例，2019年RSPO认证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为4%，而在印度只有3%。如果这两个市场能够实现突破，对全球可持

续棕榈油版图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但是，认证带来的产品溢价被普遍认为是这种突破的阻碍。在中国棕榈油相关产业界，缺少消费者支持将使企业难以收回为采购可持续棕榈油付出的溢价被频繁作为不提高其使用比例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国市场可持续棕榈油推广的僵局。

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下游消费国，在上游生产国也一样。“大多数种植者将RSPO认证看做一种‘不合理的成本’，因为认证油的溢价微乎其微”，业内资深专家、曾在联合利华种植园担任过16年研究主管的科利（R.H.V. Corley）博士在其2018年一篇题为“RSPO是否还有未来？”的评论文章中写道。

价值链上下游都在抱怨溢价——下游抱怨它太高，而上游则抱怨太低。究竟发生了什么？



## 宝洁想要收回这些投入，每瓶海飞丝的价格只需提升0.12%

杰拉德·里奇 (Gerard Rijk)

非盈利咨询机构Profundo的高级证券分析师

### 上游生产者未享受溢价的好处

要获得RSPO可持续认证，棕榈油生产者必须满足《RSPO原则与标准》中针对透明度、法规遵守、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负责的土地开发等八项原则的各类指标，并且聘请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审计，才能获得认证。无论是为了履行这些手续，还是实现生产的改善，都会带来额外支出。

RSPO认证分为四个级别。“种植园身份保护”和“认证与非认证分离”两个级别是可追溯性最高的，完全实现认证与非认证油分开存储和运输，前一级别将来自单一种植园的认证油品隔离，实现完全的可追溯性。“认证与非认证混合”级别顾名思义，将来自不同生产条件的认证与非认证油混合，仅通过记账来保留其各自的总量信息，可追溯性较前两种低，认证成本也更低。最后一种“证书交易”级别事实上不涉及实体的认证可持续棕榈油，而是由下游厂商购买信用额度，实现对上游认证种植者的转移支付，从而支持可持续生产，其认证成本最低。

根据英国机构Proforest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印尼办公室2019年的一份研究，在接受RSPO认证的毛棕榈油(未经加工的棕榈原油)中，以“证书交易”模式售出的溢价最低，每吨在2.5至3.5美元左右；“认证和非认证混合”认证级别的溢价在每吨6至17美元；而“种植园身份保护”和“认证与非认证分离”的溢价最高，达到每吨25至30美元。实际溢价随着市场需求涨落。近五年来，毛棕榈油的价格在每吨53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浮动。

报告同时指出，可完全追溯的两种RSPO认证通常只有大规模垂直整合企业能

做。总体而言，这些大企业比小企业和小农能收获更好的溢价，但是即便它们也难以在多年间收回认证成本。“RSPO合规成本通常高于产品溢价”，“RSPO的直接收益对很多小农来说并非显而易见，而且溢价水平以及市场需求都不确定”，报告写道。

小农在这种局面下的处境格外艰难。报告发现，在印度尼西亚，小农种植户获得认证的成本达到每吨8至12美元。而其在“证书交易”模式下销售证书的价格与此相差无几。“一旦这些小农户无法出售全部证书，就会出现资金短缺”，该报告写道。

据估计，全球40%的棕榈油是由种植面积小于50公顷的小农生产的。其余则主要来自规模更大、企业化运作的种植园。根据RSPO最新的数据，目前经其认证的小农生产的可持续棕榈油仅占到全球总产量的8.77%。

独立网站“认证可持续棕榈油观察”(CSPO Watch)创办人许向安(Robert Hii)观察到同样的问题。关于种植者接受认证所面临的风险，他表示，目前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的需求主要是由一些对可持续标准有要求的西方下游大公司所推动的。这些买家许多是RSPO会员，它们向种植者提出认证需求，后者为了仅仅为了获得前者订单的机会而接受认证。但这种需求往往不足以吸收新增的生产，导致种植者常常做了认证却拿不到订单，而拿到的订单也常常不够长期、稳定。换句话说，种植者常常是认证成本风险的承担者，却未必能收获认证的溢价收益。

此外，许向安还透露，一些上市的大型种植商即便赚不到销售溢价但还是做了认证，仅仅是为了防止没有认证损害其商誉导致其股价下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它们只做最低限度的认证。但这种做法对促进产业整体可持续性的作用是有限的。

事实上，上游认证种植者的利薄甚至亏损，体现出棕榈油产业链上利润分配的固有不均衡，无论是否认证。纵观整个棕榈油价值链，棕榈油的精炼、加工和贸易这些中间环节集中度高、由少数大企业主导，而下游的消费品制造商和零售商则掌握着市场推广和议价主动权。来自荷兰非盈利咨询机构Profundo的高级证券分析师杰拉德·里奇(Gerard Rijk)告诉中外对话，根据机构过往对蔗糖、大豆等其他大宗商品的利润链分析，超市和品牌制造商享受了这些商品利润的大头。“我们对棕榈油利润链的研究还在进行中。但这种利润分配逻辑可能非常类似”，里奇说。

### 下游使用者该如何看待溢价？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棕榈油生产企业金光农业(Golden Agri-Resources)资源政策和倡导总监伊恩·苏瓦冈达(Ian Suwarganda)建议中国企业，与其关注可持续棕榈油的采购价格，不如关注其终端产品的整体成本，因为棕榈油在成品中往往占比很少，其溢价被摊平后的成本增加其实很小。“因此，中国的买方成本只需要增加一点点，就可以对卖方的可持续生产形成重大影响。”他说。

杰拉德·里奇的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告诉中外对话，棕榈油对许多消费品制造商十分重要。比如，含有其成分的产品已经占到了宝洁营业额的20%-40%。但是，以该公司产品海飞丝洗发水为例，如果宝洁投入资金实现业内最高水平的棕榈油可持续政策执行、尽职调查和核实，那么为了收回这些投入，每瓶海飞丝的价格只需提升0.12%。“如果有人认为可持续棕榈油太贵的话，那么投资者应该告诉这些生产企业：在价值链末端它几乎不会增加成本”，里奇说。

许向安也表示，正因为棕榈油在大多数产品成分中只是辅料，因此即便是30美元/吨的溢价也可以被下游跨国公司轻松消化。但事实上，这些公司在它们每年提交给RSPO的年度进展报告(ACOP)中却经常以“缺乏消费者需求”来解释为何其没有在欧美以外的市

场增加认证可持续棕榈油使用。许向安认为市场小的确是事实，但大企业缺乏意愿来改变它，即便它们有能力。它们购买认证可持续棕榈油倾向于以能够平息来自NGO的指责为限度。

他认为，如果跨国品牌能向上游种植者承诺长期稳定的采购，并提供一个高出其生产成本的“地板价”，那么就会给种植者很强的接受认证的动力。

棕榈油价值链下游制造商不乏大品牌，它不仅对企业声誉更为重视，也能通过营销手段影响大众对可持续理念的讨论和认知。科利博士在前述评论文章中指出，这些企业确实可以将RSPO认证作为一个卖点来打造一个标榜可持续性的小众市场，但那无助于解决棕榈油生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为了让可持续棕榈油不止面对小众，这些企业必须真正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他认为，作为RSPO会员的下游企业应该建立有时限的计划逐步向100%使用认证可持续棕榈油过度，并接受审计，而不仅仅是要求上游生产者限期认证其全部生产单元。目前，RSPO不要求其会员企业接受认证，或做出这样的承诺。

“如果所有的认证可持续棕榈油都被吸收，而且有更多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溢价会随之提高，种植业也会体会到加入RSPO的好处。”科利博士说。

世界最大的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生产商森那美（Sime Darby）旗下森那美油业（Sime Darby Oils）首席运营官桑迪普·巴恩（Sandeep Bahn）向中外对话表示，可持续商品带来价格提升与其说是“溢价”，倒不如说是供应链主体“为了更好地进行可持续发展实践所做的成本分摊”。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去年发布的《全球绿色价值链——中国软性商品价值链绿色化》报告则展现出了一个从买方角度看待溢价的角度，更加注重价格的稳定。报告指出，如果中国发出其对认证可持续棕榈油需求将逐步上升的信号，那么“将给予生产国提前增加可持续棕榈油产量所需的动力和时间，从而避免未来出现可能的供应短缺，保持价格稳定。”



## 可持续商品带来价格提升与其说是“溢价”，倒不如说是供应链主体“为了更好地进行可持续发展实践所做的成本分摊”。

### 桑迪普·巴恩 (Sandeep Bahn)

世界最大的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生产商森那美（Sime Darby）旗下森那美油业（Sime Darby Oils）首席运营官

金光农业的苏瓦冈达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中国需求增加，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推高溢价，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它将激励大量种植者接受认证，随着它们数量的增加，认证供应和认证需求之间的差距将缩小，溢价也会相应回落。

溢价既是销售者的额外收益，也是购买者的额外代价，所以既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关键在于将可持续性纳入定价考量，并使其对价值链各方都公平，让价格最终有利于市场的发展。但是，价格信号传递机制的缺失，却阻碍着这种最优状态的达成。

### 寻找贯穿上下游的价格信号

RSPO认证棕榈油无疑存在需求短缺，但RSPO称其认证油在世界范围内存在高达约50%的供过于求。这恐怕言过其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去年3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RSPO声称未能作为认证油销售的那大约一半中，事实上很大一部分因为也同时接受了国际可持续性和碳认证（ISCC），被卖到欧洲市场用于生产生物燃料。

ISCC标准是为生物质和可再生能源行业制定的，以证明接受认证的商品符合欧盟有关供应链可追溯性及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目前欧洲有多达65%的进口棕榈油被用于生物燃料。

前述Proforest和WWF联合研究的主要作者、政治经济学者许幼玲（Khor Yu Leng）同样指出，许多供应商会根据市场对ISCC的需求，对其产品进行RSPO和ISCC的双重认证。只不过，由于RSPO要求生产者对其全部生产单元进行认证，而ISCC允许其仅认证部分生产单元。因此RSPO很容易出现名义上“供过于求”，而ISCC的认证油供需则更加平衡。这意味着，并非一半的RSPO认证油都被作为非认证油贱卖，但至于卖给生物燃料市场的ISCC认证油获得了多少溢价，却不好说。

但这却揭示出一个真实的问题：由于存在多个并行的认证体系，且缺乏溢价信息披露，可持续棕榈油部门缺少透明、有效的价格沟通与传导机制，结果导致上游生产者往往无法准确根据下游市场需求来调整生产。

许幼玲分析，虽然欧盟已经承诺在不晚于2030年停止将棕榈油用于生物燃料，但短期内欧盟生物燃料市场对棕榈油的需求会保持稳定。因此，她分析认为：“如果有更多来自中国或日本的快消品行业新玩家开始购买RSPO认证可持续棕榈油或者其衍生产品，那么它们的溢价可能会上升，到时候其总体供应可能出现短缺，而不是过剩。越来越高的溢价理论上会推升供应。”

但她指出，由于RSPO仅提供部分价格数据，而ISCC完全不提供价格数据，因此下游市场对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的真实需求信号可能无法被传递给上游的生产者，促使他们增加生产。许向安也发现，那些业务覆盖种植、加工和贸易的棕榈油企业对价格信号的掌握比较好，但那些仅从事种植的农户或种植园则完全得不到下游价格信号。

此外，许幼玲还指出，除了RSPO和ISCC两种认证构成的两种主流可持续棕榈油市场，还有另一个“可持续棕榈油”的子市场是以企业自主“NDPE”（无毁林、无泥炭地开发、无剥削）承诺并建立可追溯体系的业务模式。这导致“可持续棕榈油”存在三个“子市场”，让价格信号更加混乱。🔄

# 中国期货市场决定着全球棕榈油绿色转型的成败

中国的商品交易所应纳入可持续性指标，让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棕榈油等商品可持续转型上的努力不至付诸东流，许向安写道。

许向安 (Robert Hii)

2021年3月10日

由于体量庞大，中国在许多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影响无可比拟。作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和第二大棕榈油进口国，中国有足够的力量推动可持续发展。其影响力能够决定其他国家是否能建立起消除供应链毁林的决心。

然而，中国却为诸多高毁林风险等级的农产品提供了市场。例如，根据监测组织Trase的数据，2013年至2017年间，中国进口的巴西大豆与22.3万公顷的森林砍伐有关。连锁反应研究 (Chain Reaction Research) 的最新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棕榈油行业主体在可持续发展承诺和透明度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同行。

这表明中国公司和投资者需要提高对可持续性的重视，也意味着进口中国商品的国家必须仔细审视其供应链，确保自己的进出口与毁林无关。欧盟就是一个关键的例子。尽管欧盟高调表示抵制与全球毁林有关的消费品，但要减少直接从生产国或经由中国输入的与毁林相关的商品，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称其正以积极、负责任的态度应对气候变化，且一直在采取措施降低和



去除自己的碳排放，部分通过植树造林的方式。但同时，它也在将自己对毁林的影响转嫁给其他国家。如果中国想要停止对其所进口的毁林的再出口，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 减少供应链毁林

中国应对标欧盟的新法律，要求企业对供应链中的森林砍伐和其他环境危害开展尽职调查。中国国内的植



## 将来,中国的商品交易所可以通过纳入可持续性指标来助力全球供应链绿色转型。



马来西亚沙巴州的一个油棕种植园。(图片来源: Ramlan Abdul Jalil/Alamy)

树造林经验证明其清楚需要做什么。它现在必须将这种经验拓展到其出口国。如果不这样做,中国有违自己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的精神。中国为了从新冠疫情中复苏而对化石能源提供支持已经让这个目标的前景变得复杂化。

中国正在通过巨大的贸易体量成为价格制定者,以此巩固着自己影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地位。例如,去年12月,中国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参与其境内棕榈油期货交易,但并未规定棕榈油需得到可持续的认证。这种做法为不可持续的棕榈油以及大豆创造了一个泄漏市场(leakage market),威胁着全球植物油产业的绿色发展。将来,中国的商品交易所可以通过纳入可持续性指标来助力全球供应链绿色转型。

### 对可持续生产棕榈油的影响

中国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取代马来西亚交易所(Bursa Malaysia)成为棕榈油期货的全球基准。但如果那一天到来,并且中国开始完全着眼于利润最大化来确定棕榈油的价格,那么马来西亚致力于发展可持续棕榈油的承诺将难以为继,马来西亚交易所帮助该行业向更加可持续的模式转型的倡议也将受到破坏,该国通过马来西亚可持续棕榈油认证计划(Malaysian Sustainable Palm Oil, MSPO)生产可持续棕榈油的努力也将被颠覆。

马来西亚政府已坚定地承诺会保护其生物多样性并确保其棕榈油行业的可持续性。这些努力中包括一项其西方国家买家所要求的“不毁林、不开发泥炭地、不剥削”(NDPE)承诺。

马来西亚等棕榈油生产国保护其森林和生物多样性的雄心,需要欧盟和美国等其他强大经济体的响应。近年来,由于中美之间关系紧张,美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激增,但这一地缘政治角力与马来西亚棕榈油的可持续生产没有关系。

欧盟作为仅次于印度和中国的,对于马来西亚应该如何生产棕榈油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双方围绕欧盟逐步禁止将棕榈油用作生物燃料而产生的历史冲突需在今年的欧盟-东盟植物油生产联合工作组(EU ASEAN Joint Working Group on vegetable oils)框架下加以解决。

马来西亚棕榈油有潜力成为可持续植物油的全球典范。但是,如果中国不珍视其在全球可持续领域的影响力,开始仅仅把棕榈油作为商品来对其定价,那么所有这些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翻译: BAIHUI

### 什么是期货合约?

以约定价格购买资产(特别是大宗商品或股票),但随后进行资产移交和支付的合约。

# 如何结束棕榈油毁林？ 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观点

有迹象表明，与棕榈油相关的森林破坏正在放缓，但使用这种商品的公司必须加快全行业的转型，世界自然基金会棕榈油事务负责人迈克尔·金登写道。

新几内亚的一个特许油棕种植园。(图片版权: ©Ulet Ifansasti/Greenpeace)

迈克尔·金登 (Michael Guindon)

2021年2月8日

世界森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在世界自然基金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破坏集中在热带和亚热带的24个“毁林热点”地区。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仅热带森林就支撑着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生物多样性。2004年至2017年，超过4300万公顷的森林在这些地区消失，面积与加州大致相同。

商业性农业是毁林的主要原因，森林地区经常被砍伐，为牲畜和农作物腾出空间。例如，不断扩大的油棕种植园已经造成东南亚及拉美和西非部分地区的大片森林被破坏，给野生生物带来了严重后果。

亚洲的九处毁林热点地区中有两处位于苏门答腊和婆罗洲。那里严重的森林破坏正是油棕和纸浆木种植园以及道

路基础设施和加工厂扩张所导致的。棕榈油开发造成1985年至2016年间苏门答腊36%的森林被破坏，以及1973年至2015年间婆罗洲42%的森林被破坏。

令人鼓舞的是，这也激发了遏制毁林扩张的行动，特别是在原始森林和泥炭地，这些土地状态的转化也是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马来西亚管辖的婆罗洲地区，沙巴 (Sabah) 和沙捞越州 (Sarawak) 政府承诺将森林覆盖率至少保持在50%和57%。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暂时禁令，从而减少了毁林和对泥炭地的压力。

最近的官方数据表明，森林破坏速度已经开始放缓。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油棕种植面积在经历了21世纪头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在过去十年稳步下降。但是，政府禁令在监督和执行方面的挑战限制了它们制止毁林的效力。如果我们要保持甚至加速迄今所取得的进展，就需要采取更加雄心勃勃和协调一致的行动。

小型农户在棕榈油生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约占全球产量的40%。由于能力、获得的支持和激励措施有限，小型农户可支配的资源很少，难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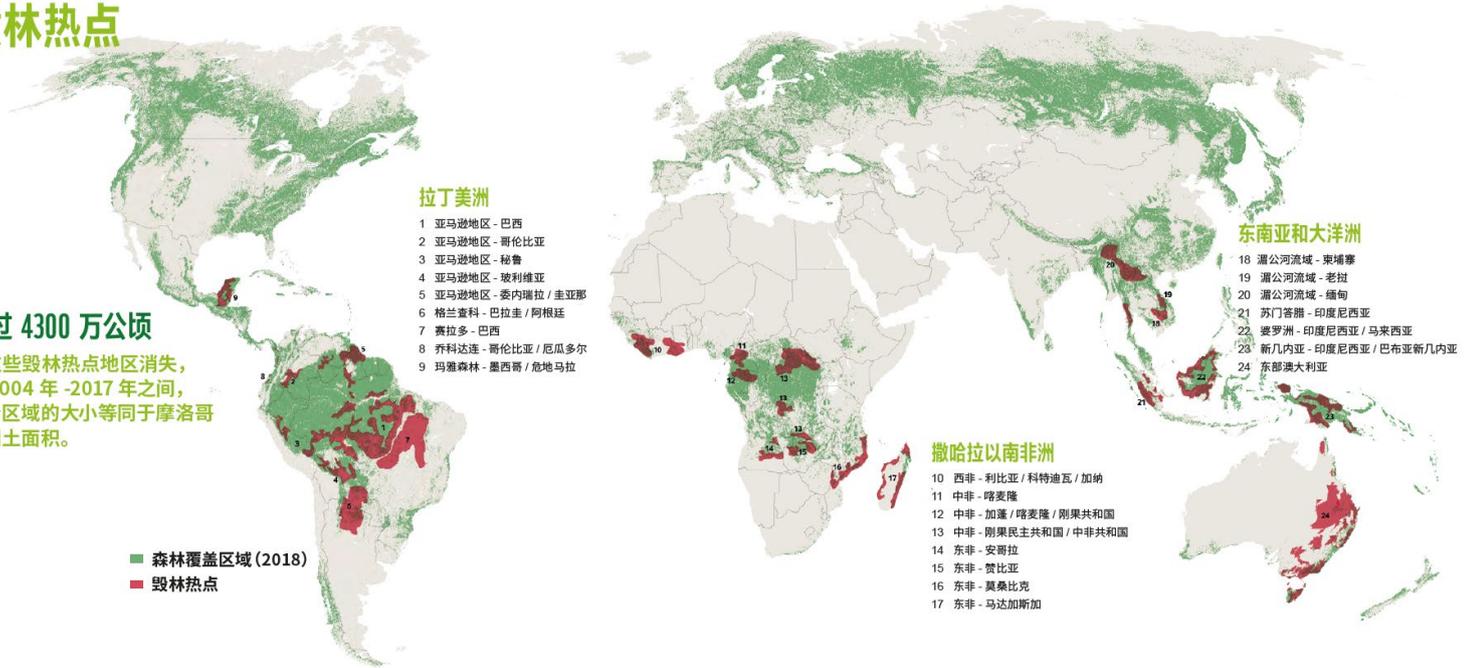
目前，经过认证的棕榈油仍然只占全球产量的19%。

## 全球24个毁林热点地区

### 毁林热点

#### 超过 4300 万公顷

在这些毁林热点地区消失，在 2004 年 -2017 年之间，这个区域的大小等同于摩洛哥的国土面积。



来源:《全球森林生命力展望》,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采取更加可持续的生产方法,这种情况导致了持续的毁林开荒。因此,支持小型农户采取更负责任的做法是减少该行业影响的关键。

全球棕榈油需求未来将继续大幅上升,预计到2050年将从目前的7600万吨增加到2.64-4.47亿吨,特别是在占目前全球棕榈油消费60%以上的亚洲。如果该产业要成为保护森林的积极力量,我们就需要改变棕榈油的生产 and 消费方式。

从其生产留下的环境足迹来看,棕榈油似乎是环境的敌人。但事实上,它可以采取负责任的生产方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内容。棕榈油的每公顷产量高于任何其他植物油,需要的肥料和杀虫剂也更少。它还能创造就业机会,经常是帮助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一种方式。

我们需要的不是棕榈油的替代品,而是可持续生产的棕榈油。15年前,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RSPO)成立,旨在促进经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的增长和使用。如今,经过认证的棕榈油仍然只占全球产量的19%。



## 估计到2050年将从目前的7600万吨增加到2.64-4.47亿吨。

可持续棕榈油市场正在发展,但还不够快。保护我们的森林意味着加速向可持续棕榈油过渡。单靠认证无法解决棕榈油的所有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的是涉及各种策略和利益相关者的多面向的方法。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创建一个不损害森林、自然和人类的可持续棕榈油产业。生产者应采取可持续的做法。生产国和消费国的政府都需要制定和执行法律和政策,从而遏止毁林和生态系统转换,推广可持续的棕榈油。银行和投资者应要求自己的所有客户采用和执行棕榈油的可持续生产、采购和融资政策。消费者需要询问他们最喜欢的品牌其原料来自何处,以确保它们只采购经过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

使用棕榈产品的企业也负有一份特殊的责任来推动整个行业的转型,不仅要确保其供应链是可持续的,没有破坏森林和自然生态系统,而且还要在供应链之外采取行动。

解决围绕小农生产的挑战是这个难题的关键部分。政府对农业和采掘业的投资以及针对这些行业的规则 and 标准需要考虑到小型农户、原住民和其他当地社区的需要和看法。拓宽小型农户获得全球性认证计划的渠道是提高透明度的关键一步。企业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比如通过投资当地项目,以支持小型农户可持续发展,并将其接纳到全球棕榈油供应链中。

翻译: 奇芳

# 寻找中国可持续棕榈油主流化的路线图

尚未出现任何决定性力量引发中国棕榈油供应链的绿色变革，但与此同时，突破困境的方案也在被提出。

蒋亦凡

2021年4月27日

棕榈油被认为是排名牛肉、大豆之后的全球第三大毁林驱动因素，同时棕榈油主产区东南亚又有着世界上碳储量和生物多样性都最丰富的热带森林。尽管中国不生产棕榈油，但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双重危机下，作为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市场，中国无法置身于棕榈油可持续性之外。

世界上最主要的可持续棕榈油认证组织“可持续棕榈油圆桌”（RSPO）七年来希望提升经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在中国市场的比例，并制订了到2020年底之前RSPO认证可持续棕榈油占中国全部棕榈油10%的目标。但现实与这个目标相去甚远——4月的数据显示，这个比例还不到2%。多位来自企业、政府、NGO的专家向中外对话表示，中国企业接受可持续棕榈油进程缓慢，因为多方的努力尚未形成合力，也缺乏一份清晰的实现突破的路线图，但相关讨论已经展开。

## 国际认证难获突破

RSPO成立于2004年，当时快速增长的全球棕榈油需求在两个主产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缺乏有效的环境监管的情况下导致严重的毁林和社会矛盾，西方民间社会对向两国进口棕榈油的企业予以抨击和抵制。在这种局面下，联合利

华、油脂加工巨头AAK等跨国公司联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共同成立了RSPO，试图以国际认证来回应行业面对的环境和舆论挑战，以私营部门倡议来弥补生产国国家监管的滞后，从而实现市场转型，让不再破坏生态系统，并尊重劳动者和产地社区的权益的棕榈油生产成为常态。

尽管有种种不足，RSPO是当今世界上主导性的可持续棕榈油认证体系，经过其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占世界总产量的近1/5，欧盟进口的棕榈油已有接近九成得到RSPO认证。随着可持续棕榈油在欧盟这个世界第三大市场实现主流化，前两大市场印度和中国的转型日益关键——如果这两国不扩大可持续棕榈油使用，那么棕榈油生产仍将包含大量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2013年，RSPO和当时商务部旗下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它正式进入中国。2018年，RSPO和WWF北京代表处联合一批包括贸易商、加工商、零售商和银行在内的在华跨国公司成立了“中国可持续棕榈油联盟”（CSPOA）联合开展倡导工作。这个联盟目前有15个成员，但基本都是跨国企业，其自身供应链已经有较高的认证比例，或是具有雄心的可持续承诺。但是中国本土企业对可持续棕榈油的接受度依然很低。可持续棕榈油在中国尚未找到“迎风面”，难以起飞。



## 走出“囚徒困境”

杨佳明曾在一家国际认证机构负责亚太地区的RSPO认证业务。据他观察，中国这些年来的可持续棕榈油倡导工作只产生了“点”的效果，没有形成“面”，是分散的，而没有形成合力。WWF北京代表处可持续食物消费及绿色供应链项目主任于鑫也有类似观察。当被问起在中国倡导可持续棕榈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她说：“挑战是方方面面的，但核心的挑战是从政策到产业到消费没有形成有机的联动。”

“产业在问有没有政策，政策问产业有没有案例，消费者说市面上没有认证商品，企业则说消费者不愿意接受溢价”，她如此描述当前现状。

价格是阻碍中国企业采购更多可持续棕榈油的最主要因素。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由于具有认证和管理成本，以及生产者为了满足认证要求而付出的投入，因此在中国市场具有3%到30%不等的溢价。但棕榈油尽管被用在餐饮、食品加工、日化和油脂工业等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却由于不被直接食用，也经常不出现在产品成分表里，因而没有能见度。这给认证的推广增加了难度。

这造成中国企业往往只在为了赢得



通过RSPO认证的马来西亚油楠属棕榈油种植园，该种植园采用了滴灌技术，既能节约用水又能防止水土流失。（图片来源：Mike Kahn/Alamy）



## 核心的挑战是从政策到产业到消费没有形成有机的联动。

**于鑫**  
WWF北京代表处可持续食物消费及绿色供应链项目主任

出口订单时才接受认证，一旦订单减少，就放弃认证。而跨国企业即便在欧美业务中已经有了很高甚至100%的可持续棕榈油采购比例，但在其供应中国市场的产品中可持续棕榈油的使用比例却依然不高。

在去年8月的中国可持续棕榈油供应链论坛上，当有人提及作为中国棕榈油价值链第一环的贸易商应该起带头作用时，来自一家全球主要棕榈油生产和贸易企业的代表表示，自己的企业能够供应足够多的可持续棕榈油，“要多少都有”，可是因为消费者没有需求，加工商也就没有采购意愿，作为供应链上游的生产和贸易企业也就没有动力增加可持续棕榈油采购。

全球范围内，RSPO认证的普及已经走在了市场开拓的前面，因此认证可持续棕榈油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严重的供过于求，每年全球约一半的认证可持续棕榈油不得被作为常规棕榈油销售。

中国市场上几乎没有认证可持续棕榈油产品，反过来限制了这个概念的传播，消费者的真实意愿也得不到检验。事

情就这样陷入僵局。像是一种“囚徒困境”——任何带有合作愿望的人都因为担心得不到他人的配合而陷自己于不利。

如何打破这种困境？多位专家告诉中外对话，推广可持续棕榈油的一大尴尬是棕榈油的“不可见”，让它变得可见的重要一步应该是在产品包装上标注棕榈油。现行《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允许用“植物油”涵盖所使用的具体植物油品种。即便是2020年8月完成公众意见征询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草案，也仅要求婴儿配方乳品中标注食用植物油具体品种。而现行《化妆品通用标签》仅要求标注成分，但并不要求追溯这些成分来自何种原料。

但是，要在中国让消费者关注产自海外的商品的环境影响，可能终究是个漫长的过程，难以指望它在短期内触发供应链变革。因此推动供应链企业先发挥能动性看起来是一条更现实的路径。于鑫说：“如果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都能够出一个‘产品’，那么就都可以‘串’起来。”因此WWF中国办公室希望接下来能够推出一些供应链上的试点，推动上下游企业开展合作形成一些

具体的可持续棕榈油产品，让意识领先的企业不再停留在“讲好自己的故事”。同时它即将和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发布一份《中国企业可持续棕榈油采购指南》，期待在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意识提升的同时，促进它们彼此之间就可持续棕榈油开展供应链上的合作。

杨佳明认为，要实现可持续棕榈油的突破，终究要依靠“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形成的合力”。“自下而上”是指中国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应该率先做出可持续棕榈油承诺，并可以在一些奢侈品类中率先可持续棕榈油产品。这样既给消费者选择，也把采购溢价转化成商业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把这种需求向供应链上游传递，使贸易商识别到需求信号，从而增加可持续棕榈油进口。

而“自上而下”，需要的是政府的干预。他建议，对于那些积极进口可持续棕榈油并不断提高供应链透明度的贸易商，政府应予以绿色金融、产业扶持等政策倾斜，提高它们的积极性。他还建议推动RSPO认证与中国绿色产品认证的互认，使认证可持续棕榈油在中国可以得到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支持。他认为，只有当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和政府都开始做“自己的那一份”，才会形成共振，从而打破僵局。

## 加码私营部门行动

为了将供应链企业“自下而上”的自发努力带入一个新的层次，建立中国自己的可持续标准的讨论已经开启。

致力于可持续标准研究的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万旭生告诉中外对话，由于RSPO是国际标准，“中国政府和企业不太可能全力推广”。他认为“更可行的路径是中国建立自己的国家标准，然后和RSPO这个国际标准互认”，他说。在可持续认证领域，中国已先后与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GLOBALG.A.P.）、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和新西兰有机产品认证实现互认。

但是他同时表示，建立国家标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耗时数年，因此不妨先从建立自愿性的团体标准开始——只要有一部分企业愿意遵守，它就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效力。如果效果好，就提升

为地方标准，然后再追求成为国家标准。

为此，作为工作的第一步，天恒联合RSPO在去年下半年翻译了后者最新的供应链认证标准与制度文本，供应链认证适用于使用而不生产棕榈油的企业，所有中国企业都落入这个类别。这次翻译解决了之前版本中不准确、不符合中国规范和前后不一致的表述，并向国内认证机构、行业协会、企业界和主管部门征询了意见。

但RSPO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可持续棕榈油认证标准。生产全世界约85%棕榈油的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也分别在2011和2014年建立了自己与本国法律法规相结合的强制性认证标准ISPO和MSPO。两者的要求都较RSPO宽松，但是由于两国都将棕榈油产业作为支柱型的扶贫产业，因此两者也都更加注重帮助小农获得认证。万旭生和杨佳明都指出，如果中国建立国家标准，该与哪个国际标准互认，将是未来需要研究的课题。

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副理事长张建平教授参与了包括上述《中国企业可持续棕榈油采购指南》等多种绿色供应链指南的制定，他向中外对话表示：推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和国际绿色标准互学互鉴是中国政府在多份文件中明确的方向，有助于中国标准的提升。

万旭生还透露，除了这条从“团标”到“国标”建立的路径，另一种也在被讨论的可持续棕榈油认证推广路径是实现RSPO这个“舶来品”的本土化。他表示，同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私营部门认证体系的森林管理委员会（FSC）为了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专门建立了一套中国标准，然后通过备案制在中国开展认证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允许境内认证机构通过备案开展由境外认可的标准的认证活动。

这一切都还刚刚开始，说更可能选择



方便面占中国食用棕榈油消费量的27%，目前尚未有任何生产商加入可持续棕榈油的承诺。（图片来源：Alamy）

哪条路径还为时过早。但张建平认为，标准制定的过程也是一个召集众多利益相关方广泛探讨和凝聚共识的过程，本身就有利于促进意识和行动。

## 公共部门与民间的协力

多位专家在与中外对话的交流中将可持续棕榈油在中国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归咎于棕榈油至今缺少一个明确的主管部门。中国使用的棕榈油全部依赖进口，在食品和化工行业被广泛使用，又涉及绿色供应链的问题，因此涉及商务部、工信部和生态环境部的职能。世界经济论坛热带雨林及生态文明项目大中华区负责人朱春全表示，“棕榈油的问题难以靠某一个部门解决，要上升到国家层面。”那么，关于它的政策应该由那个部门来出？他认为，中国政府在环境领域的高级咨询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202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农林产品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报告中关于建立一个部际高层协调机制的建议提供了一个答案。

作为上述报告的高级顾问，张建平表示：政府部门之间围绕可持续棕榈油的共识还有待建立，还有很多的协调工作要做。2021年10月和11月将先后举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大会，前者将在昆明召开。他认为这让今年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年。在他看来，生态环境部在其中可以扮演一个关键的推动者角色，借这个大环境和契机开展广泛的政策沟通，推进可持续棕榈油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建立。万旭生则希望，政府能借今年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契机出台扶持可持续棕榈油发展的明确政策，并在和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让一批可持续棕榈油产品进入冬奥会场合，这将是最好的倡导工作。

针对溢价问题，上述国合会报告还提出，如果中国针对可持续棕榈油发出明确的优先采购和稳步提升其市场份额的信号，那么就可以给生产国稳步增加可持续棕榈油生产的动力与时间，从而保持价格稳定。

近20年来，对棕榈油带来的环境问题的应对一直是一项国际性的努力，表



马来西亚的一名工人在未经认证的种植园喷洒化学除草剂。（图片来源：Alamy）



巴西潘塔纳尔湿地一棵倒下树上的美洲豹。（图片来源：Alamy）

现出私营部门自发行动与国家政策的协同，以及自愿性手段与立法的结合。

欧洲的历程可供借鉴。2015年12月7日，来自欧洲8个国家的产业联盟和3个全欧性行业协会共同发布了一份承诺支持2020年欧洲100%可持续棕榈油的宣言，其中将获得RSPO认证可持续棕榈油作为最低目标追求。同一天，欧洲7国政府签署《支持到2020年实现完全可持续棕榈油价值链的阿姆斯特丹宣言》，表示将与私营部门和其他欧盟国家政府通力协作，支持前述私营部门的倡议。到2019年，欧洲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的比例达到86%。2020年底的数据尚未公布，种种迹象表明欧洲尚未彻底实现100%的目标。但是，在2020年5月，为了目标的彻底实现，由欧洲棕榈油精炼商和生产商组成的欧洲棕榈油联盟（European Palm Oil Alliance）不再满足于自愿认证，呼吁欧洲委员会对棕榈油立法，要求企业对棕榈油供应链开展强制性尽职调查，补上最后的漏洞。这也与欧洲议会正在推动的要求在欧盟开展业务的企业对供应链开展强制性尽职调查的立法动向一致。

诚然，在欧洲，强有力的消费者和环境运动在初期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这在中国可能难以发生。但建设“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绿色一带一路”的国家承诺，却也是中国独特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否能促成中国棕榈油价值链上各方的合作，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86%**  
到2019年，  
欧洲认证可持续棕榈油  
的比例达到86%



# 印度安得拉邦的油棕： 繁荣背后的代价

改种油棕的农民发现他们赚的钱更多了，  
但周边的地下水位却在急剧下降。

印度安得拉邦农民纳吉瓦拉·拉奥 (Nageswara Rao) 一边灌溉油棕树，一边施肥。(图片来源: Kevin Samuel/中对外话)

简西·塞缪尔 (Jency Samuel)

2021年6月29日

往安得拉邦克利须那县 (Krishna) 塔拉瓦里 (Tallavalli) 村的土路弯弯曲曲，两侧都是成熟的棕榈树。1996年，农民A·钱德拉塞卡·拉奥 (A.Chandrasekar Rao) 在这里安了家，将原来的芒果园改造成了四公顷的油棕农场。他对自己的决定很满意，因为种油棕的收入是种芒果的三倍。

在邻近的西戈瓦达里县 (West Godavari)，玉米、水稻和油棕田竞争着种植空间。蒙杜尔 (Mundur) 村的巴鲁苏·巴拉·钱德拉塞卡 (Balusu Bala Chandrasekar) 说，油棕农场帮他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了工程师，还建了一座房子。

在印度南部的安得拉邦，农民们对油棕

收成感到很满意。种植油棕赚得更多，而且在出售产品的时候也不必和中间商打交道。榨油厂会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新鲜油棕果串，然后两周内就会把钱付给他们。

虽然油棕种植被描述为一项能够给农民、棕榈油行业和政府带来共赢的产业，但其丰厚的经济回报背后却隐含着——一个关键的代价：水。

## 安得拉邦的油棕

印度自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都是棕榈油进口国，每年的费用高达50亿美元。由于需求增加加剧外汇流失，于是印度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推动油棕的本土种植。

政府计划将全国的油棕种植面积从目前的 35 万公顷扩大到 193万公顷。

印度政府最新农业数据显示，安得拉

邦的油棕产业扩张潜力最大，面积约合 42万公顷。

安得拉邦的油棕种植面积早已呈现惊人增长。最早的数据显示，1993年时印度只有三个邦种植油棕。其中，喀拉拉邦的油棕鲜果串产量最高，为1.4万吨，安得拉邦只有58吨。不过，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得益于当地政府出台的鼓励措施，安得拉邦成功地后来居上，到了2008年，安得拉邦的鲜果串产量为19.4万吨，高居全国之冠，而位居第二的喀拉拉只有2.9万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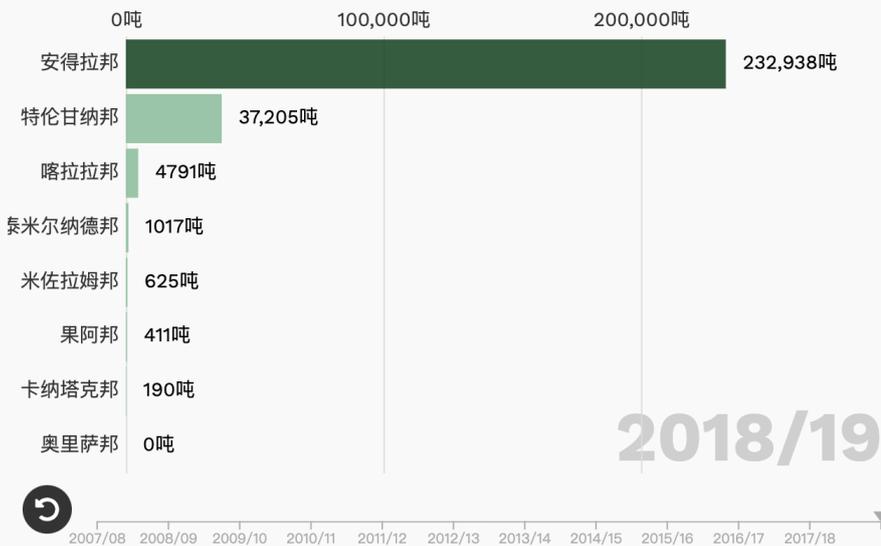
如今，安得拉邦的油棕种植面积在印度排名第一，达到17万公顷。鲜果串产量达到138万吨，居各邦之首。

## 黄金作物？

对许多农民来说，缺水、虫害和极

## 印度八个邦的毛棕榈油产量 (2007/2008–2018/2019)

在此期间产量增加了四倍多 (单位: 吨)



资料来源: 《2019 年农业统计概览》, 印度农业、合作和农民福利部 · 注: 2018/2019 生产年度数据为临时数据  
制图: 中外对话

端天气导致的农作物歉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非常常见。在政府的推动下,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部分土地上尝试种植油棕。油棕长势良好, 而且政府还提供了奖励措施。在早期试种的农民尝到甜头之后, 其他人也纷纷效仿。

在西戈达瓦里区, 前空军军官苏巴·拉奥 (E.V. Subba Rao) 发现, 中间商在收购竹子和腰果时会通过低买高卖赚取大额差价, 而农民们的劳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 甚至还会负债累累。于是, 他开始改种油棕, 这样他就只需联系一家榨油厂, 由后者直接从他这里购买油棕果。

农民们发现, 与以前种植水稻、甘蔗、玉米、烟草和园艺作物相比, 种植油棕收入更高、劳动强度更低, 也更能抵御极端天气的破坏。

除了最近的粉虱侵害, 油棕种植园几乎没有遭遇过任何虫害困扰。然而, 这次的虫害影响的确很严重, 破坏了大约1.1万公顷的作物。克利须那县的纳加布希南·拉奥 (Nagabushnam Rao) 说, 这

场虫害于两年前首发于西戈达瓦里县和东戈达瓦里县, 几个月前蔓延到他所在的地区。按照钱德拉塞卡·拉奥的说法, 虫害导致产量减少了三到四成。



农民K·普拉萨德 (K. Prasad) 将他在西戈达瓦里县的所有土地都种上了油棕。不过, 他还另外租了一些土地种植香蕉和玉米。(图片来源: Kevin Samu/中外对话)

尽管如此, 人们仍然喜欢种植油棕。不错的经济利益和较低的风险鼓励着萨提亚那拉亚那·辛哈德里 (Satyanarayana Simhadri) 这样的农民用新的油棕树代替因为太高而无法采摘的油棕树。

在改种油棕之前, 巴鲁苏·巴拉·钱德拉塞卡 (Balusu Bala Chandrasekar) 的香蕉种植园曾被飓风夷为平地, 损失惨重。许多人发现, 与其他作物相比, 油棕对抗极端天气的能力更强。

西戈达瓦里县的K·普拉萨德被这种作物坚韧的特质所鼓舞, 并将自己四公顷的农场全都种上了油棕。不过, 他还另外租了土地来种植玉米和香蕉。东戈达瓦里县的穆尔蒂·彭迪亚拉 (Murthy Pendyala) 和西戈达瓦里县的L·普拉迪普 (L. Pradeep) 也对这种作物的成功印象深刻, 并增加了自己的油棕种植面积。克里须那县 (Krishna) 的K·纳加布希南·拉奥 (K. Nagabushnam Rao) 说: “油棕就是农民眼中的黄金作物。”

### 资源密集型产业

园艺局的一些官员却并不认可这一观点, 称油棕不是一种可持续的作物。他们指出, 这种作物在内洛尔 (Nellore) 和阿嫩达布尔 (Anantapur) 等县就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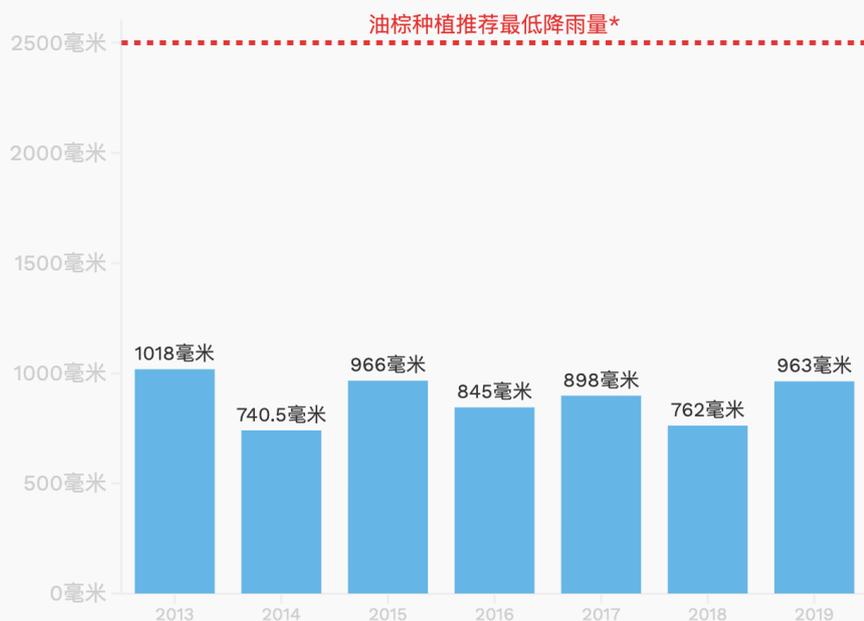
## 现在我们区没有人种植油棕，因为需水量太大了。

**P·帕玛拉塔**

阿嫩达布尔地区园艺副局长

### 安得拉邦年平均降雨量（2013年—2019年）

单位：毫米



资料来源：中央地下水管理局 • \*根据印度国家油籽油棕使命行动的指导文件

制图：中外对话

取得成功。尽管园艺局门户网站显示这些地区的油棕种植面积分别达到4169公顷和282公顷，但官员们表示这些数据已经过去时。

“现在我们只种了850公顷。大概五年前，由于缺水，许多农民都把树砍掉了，”内洛尔区园艺助理局长卡利姆 (SMA Khaleem) 说。

“目前我们这里的油棕种植面积为零，”阿嫩达布尔地区园艺副局长P·帕玛拉塔 (P. Padmalatha) 说，“现在我们区没有人种植油棕，因为需水量太大了。”

印度油棕研究所所长R·K·马图尔

(R.K. Mathur) 表示：“油棕是一种喜水喜肥的作物。虽然在其他国家油棕属于雨养作物，但我们已经成功地证明通过灌溉同样可以种植油棕，每棵树每天的需水量为240至300升，夏季则会增加到325至350升。”

### 降雨量变化

国家油籽油棕使命行动 (The National Mission on Oilseeds and Oil Palm, NMOOP) 指出，油棕需要每年2500至4000毫米的全年均衡的降雨量。然而，根据印度气象局对30年来降雨变化数据的分析，印度沿海地区的最大降雨量为1045-1170毫米。

该局发现，降雨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化巨大。气候变化导致降雨量发生显著变化，极端降雨的强度和频率也发生了改变。

农民们也注意到，由于这个原因，油棕产量变动巨大。根据农业气候条件不同，该邦各地未加工油棕果平均产量为8至10吨。在雨量充沛的年份，马达瓦·拉奥 (Madhava Rao) 曾收获了28吨油棕果，但在降雨量较少的年份，他的收成至少会减少1吨。一位有机农场主说，由于降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推广油棕并不明智。

### 正在下降的地下水位

巴鲁苏·巴拉·钱德拉塞卡 (Balusu Bala Chandrasekar) 1992年开始种植油棕时，有一口用于灌溉的水井，水位在地下100英尺左右。现在他打了三口井，但水位已经降到地下大约300英尺。

印度联邦水资源部2018年的一份新闻稿指出，印度是世界上地下水抽取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总抽取量的25%，其中约90%用于灌溉。农民们承认，过去几十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灌溉井不得不越挖越深。

“人们是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打深井的。在之前，我们只需要打敞口井，到100英尺就出水。而现在这里有不少井打到了900英尺深，”钱德拉塞卡·拉奥说。一些农民指出，灌溉渠和一种叫做“cheruvu”的传统小水库已经消失，影响了地下水的补给。

安得拉邦政府的一份地下水情况报告显示，水井的数量从1980年的80万口增加到了2010年的250万口，而平均出水量已经从1982年的每小时60至150立方米下降到了2010年的每小时20至40立方米。

“我们这儿的地下水位和降雨量一直很好，”西戈达瓦里县Navabharat Limited榨油厂和精炼厂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斯里尼瓦斯·普拉萨德 (Srinivas Prasad) 说。T·那拉沙普兰 (T. Narasapuram) 是该公司收购新鲜油棕果串的地区之一。

然而，安得拉邦的数据显示，在T·那



由于降水不足，安得拉邦的农民们必须使用地下水灌溉油棕。过度开采导致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图片来源：Kevin Samuel/中外对话）

拉沙普兰的18个有数据可查的村庄中，6个村的地下水遭遇过度开采，1个村情况严峻，5个村接近严峻，6个村属于安全状态。其余4个村没有数据。

在克利须那县，园艺局助理局长C·H·斯里尼瓦苏鲁（C.H. Sreenivasulu）说，尽管地下水正被耗尽，但油棕种植面积仍在以每年约1000公顷的速度增长。他指出，在穆苏努鲁（Musunuru）乡，农民种植了大量的油棕，而灌溉井的深度已经达到了900英尺。在这个乡的16个村中，只有两个村的地下水达到安全水位。8个村的地下水被过度开采，1个村处于严峻状态，4个村处于接近严峻状态，还有一个村没有数据。

问题还不仅仅是地下水位。其中一大问题是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使得沿海地区地下含水层变得越来越咸。安得拉邦有7个油棕种植区位于沿海地带。西戈达瓦里县种植面积占全邦总种植面积的53%，而东戈达瓦里县种植面积则占到19%。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201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西戈达瓦里县的14个乡镇、东戈达瓦里县的10个乡镇和克利须那县的13个乡镇的地下水完全或部分盐化。

印度油棕种植研究所建议农民不要使用盐水种植油棕。

## 农药问题

油棕种植户还使用禁用的杀虫剂。印度油棕种植研究所的手册指定用甲萘

威控制犀牛甲虫，用甲基对硫磷或磷酰胺控制粉虱，尽管印度植物保护、检疫和储存局（Directorate of Plant Protection, Quarantine & Storage）禁止使用这些化学物质。

许多农民还使用百草枯和草甘膦来控制杂草。这两种农药虽然也都是被禁用的，但市面上仍以不同商品名在出售。“我们一直在努力让农民不要使用这些农药。许多人已经不用了，”斯里尼瓦斯·普拉萨德说。“两三年后，所有人都会停止使用它们。”

印度油棕种植研究所高级科学家M·V·普拉萨德（M.V. Prasad）说，杂草会抢走作物所需的水和养分，所以该机构提倡使用不同作物的间作来防止杂草生长并减少除草剂的使用。

“自从种植了可可，我就没有遇到过杂草问题，”农民苏巴·拉奥说。“可可树的大量落叶改善了土壤结构和有机质含量。”除了可可之外，上述研究所还发现间作种植具有烹饪和药用价值的灌木胡椒，以及具有观赏和商业价值的花椒和山姜等作物也具有防治杂草的作用，并且他们正在进行试种。

该研究所把农民组织起来并为他们提供草料切割机。“有了这台机器，他们可

安得拉邦的一些农民在他们的油棕种植园里放牛。这是一种控制杂草的自然方式，动物粪便也有助于提升土壤肥力。（图片来源：Kevin Samuel/中外对话）



以轻松地把油棕叶切碎并将它们铺在树坑中，”M.V.普拉萨德说道，“这些叶子能够充当覆盖物，保护水和微生物，抑制杂草生长。”

并非所有农民都接受这种做法，因为有些人发现间作会降低产量。比如，马达瓦·拉奥发现采收油棕果串的过程会损害他种植的攀缘植物。另一位移除油棕的农民说，间作或许能够解决杂草问题，但需要更多的地下水。解决杂草的另一种方法是让牛在种植园吃草。

## 市场营销问题

安得拉邦政府将这些县划分为不同的农业区，将它们分配给13家私营榨油厂和两家政府所有的榨油厂。农民与距离自己最近的榨油厂达成回购协议，并确保每月获得两次收入。但在斯里加古兰县，一家榨油厂最近却停业了。

“由于没有捣碎设施和运输设施，许多人将棕榈树连根拔起，重新种植水稻，”非政府组织福利教育与环境保护协会 (Society for Welfare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创始人兼主任 K·拉玛娜·雷迪 (K. Ramana Reddy) 说。“一些仍然种植油棕的人则将果子运到邻县的榨油厂。但也有人将果子以低价卖给中间商。”

斯里尼瓦斯·普拉萨德的 Navabharat 公司正致力于获得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 (RSPO) 的认证。他指出，安得拉邦的土地使用机制非常健全，农民只在改变现有农田的用途。作为认证过程的一部分，Navabharat 公司正在解决杀虫剂罐的处理问题和进行文档的准备工作。

## 更好的水资源管理

西戈达瓦里县的 L·拉玛·拉奥 (L. Rama Rao) 和克利须那县的 K·纳加布希南·拉奥 (K. Nagabushnam Rao) 等很早就参与种植油棕的农民回忆说，刚开始时集水漫灌是常规操作。而过去十年，他们已经开始改为滴灌。

“灌溉太多会导致淋溶，使根区缺乏养分。减少太少会导致缺水，”印度油棕研究所所长马图尔说。“我们开发了一个手机应用程序，通过分析过去60年的天气数据来告知农民要使用多少水。”



L·拉玛·拉奥的儿子普拉迪普 (Pradeep) 照着农场的滴灌系统，这套系统也可用于给油棕种植园输送肥料。(图片来源: Kevin Samuel/中外对话)



## 我们开发了一个手机应用程序，通过分析过去60年的天气数据来告知农民要使用多少水。

马图尔  
印度油棕研究所所长

印度联邦政府主张通过补贴来帮助农民安装滴灌系统，但安得拉邦却在2018年停止了补贴。据报道，这是因为邦政府认为当地许多农民已经完成了滴灌系统改造。然而，没有了补贴，像纳吉瓦拉·拉

奥这样的农民只能继续采用漫灌的方式。

布吉巴布 (Bujjibabu) 在地上造了个坡，并挖了个坑，然后在坑中间打井，这样就会有更多的雨水补充入井下的含水层。

“自从我使用这个方法以来，在地下160英尺就能取到水，而附近其他人要在200英尺甚至更深的地方才能取到水，”他说。

“这些都是农民采取的一次性举措，”克利须那县助理园艺局长斯里尼瓦苏鲁说。“所有农民都应该做出类似的努力。”一些园艺官员指出，水资源管理需要大规模和长期的规划，以改善地下水状况，保护整个农业社区。

缺水影响的不止是油棕，还有所有作物，受到波及的也不仅是农民，还有居住在油棕种植园附近的整个社区。

翻译: Estelle

# 印度年轻人如何看待棕榈油？

调查显示，许多印度年轻人尽管从未听说过棕榈油，但都非常关注环境破坏，并愿意为可持续产品支付更高的费用。

蓝之青

2021年5月17日

“提高认识、改变行为，以及实现可持续虽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总要有一个开始，一步一步来。”这是大学三年级学生桑吉瓦尼 (Sanjeevani) 最近参加一项针对印度年轻人的棕榈油认知度调查时表达的观点。

参与一份线上问卷调查的1802名受访者中，43%不知道棕榈油的存在，但绝大多数对不可持续的棕榈油生产所带来的负面环境和社会影响表示担忧。90%的受访者称愿意为可持续生产的棕榈油支付更高费用。

据印度植物油行业组织溶剂萃取商协会 (Solvent Extractors Association) 的数据，印度去年进口了720万吨棕榈油。受新冠疫情影响及其对棕榈油供应链造成的干扰，这一数字比往年要少。

为印度快速增长的13亿人口提供人们负担得起且有营养的食品是一大挑战，这催生了一个竞争激烈、价格敏感的市场。棕榈油价格低廉、用途广泛，占印度食用油消费的55%，其中大多数都是在街头市场上售卖的无品牌产品，因此很难追踪产地。印度棕榈油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其他所有主要进口国，1995至2019年间增长了十倍以上。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像桑吉瓦尼这样的年轻消费者正在逐渐了解棕榈油及其相关风险的知识；他们要求企业和政府采取更多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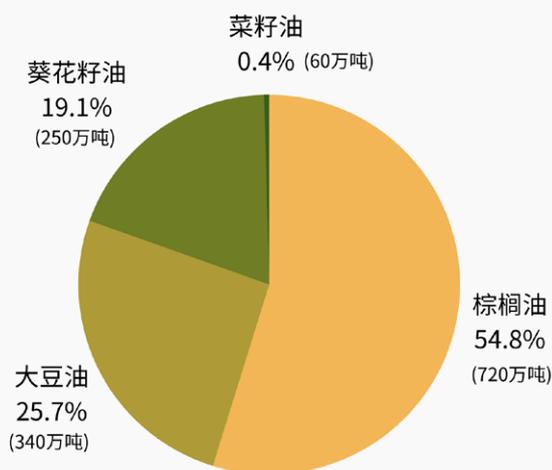
## 关于此项调查

以提供职业生涯咨询为主要业务的印度非营利组织“人类圈” (Human Circle) 在4月与中外对话联合开展了这项包含31个问题的问卷调查。



桑吉瓦尼·米什拉 (前排左二) 是参加调查的1802名印度人之一。(图片来源: Punyasloka Panda/中外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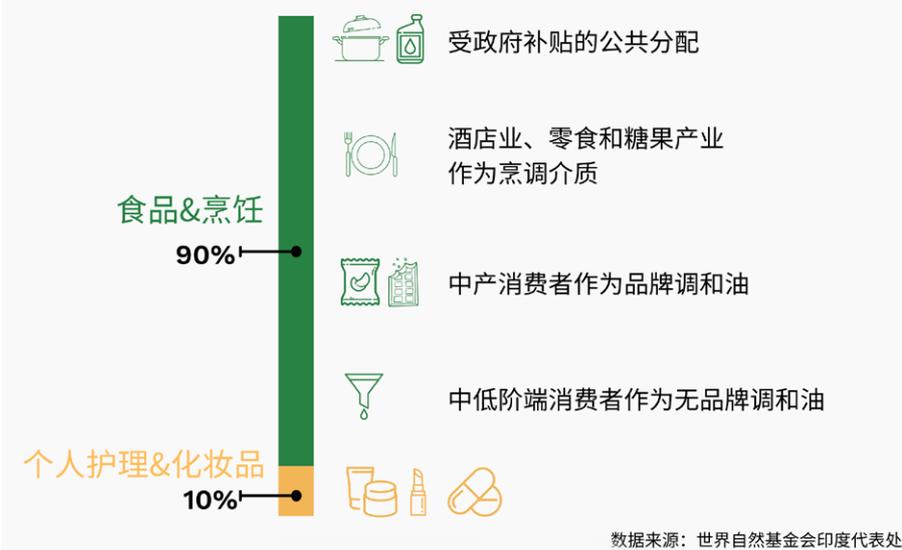
## 2020年印度植物油的进口情况



注：棕榈油包括精制棕榈液油、毛棕榈油和棕榈仁油  
数据采集时间：2019年11月至2020年10月

数据来源：印度溶剂萃取商协会

## 棕榈油在印度的使用情况



“人类圈”在印度年轻人及其社交网络中有着广泛影响力。此次调查面向所有年龄段和背景，参与者中女性约占40%，男性占59%；年龄在27岁以下的占85%；大部分是学生。40%的受访者正在从事或学习工程、科学或IT，而教育和技能发展领域的占12%。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居住在印度最大的几个城市，即一线城市。约三分之一居住在中等规模的二线城市，其余的居住在三线城市或其他地方。大多数受访者生活在4到5口人的同堂家庭中。

由于此次调查采用在线的形式，所以84%的参与者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背景（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分别占约22.5%和14%）。因此，调查人群比一般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能更好地掌握信息。

### 对棕榈油及其影响的认识

印度消费者大多不知道方便面、植物油(vanaspati)、冰淇淋、咖喱角、炸糖圈以及其他街头食品中普遍含有棕榈油，

也不知道其在洗涤剂、化妆品、牙膏、润肤乳等非食用产品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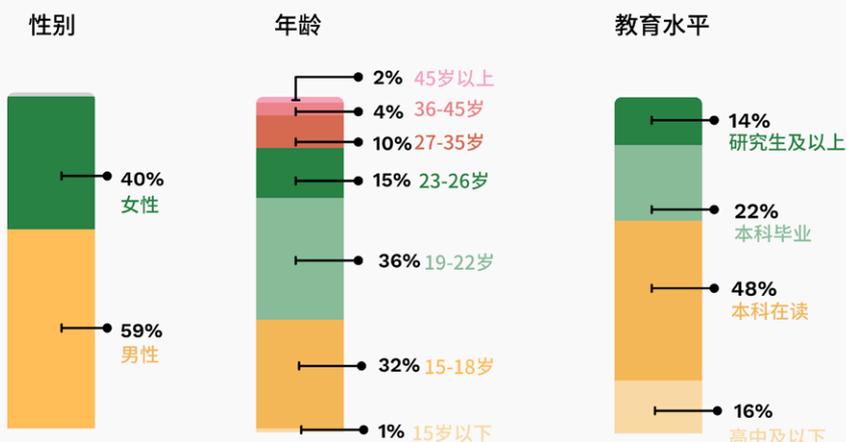
不同于葵花、橄榄和椰子，油棕果的样子很少出现在产品包装上和电视广告中。我们的调查也反映出这种曝光和认知的缺乏，43%的受访者从未听说过棕榈油。受访者能够正确选出所列列表中哪些产品含有棕榈油的比率仅为20%。

就那些听说过棕榈油的人而言，最通常的信息来源是口耳相传，还有就是社交媒体、互联网和电视。

受访者艾尔沙德·库雷希(Arshad Qureshi)说：“家庭沟通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能说服家人关心这些问题……社会就能迈出一大步，从而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艾尔沙德强调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她们通常负责家庭的日常决策，因此他建议将女性作为信息共享的主要目标群体。

听说过棕榈油的受访者大多都意识到了与其不可持续生产相关的环境问题。同时，所有受访者，无论是否听说过棕榈油，都对总体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表示强烈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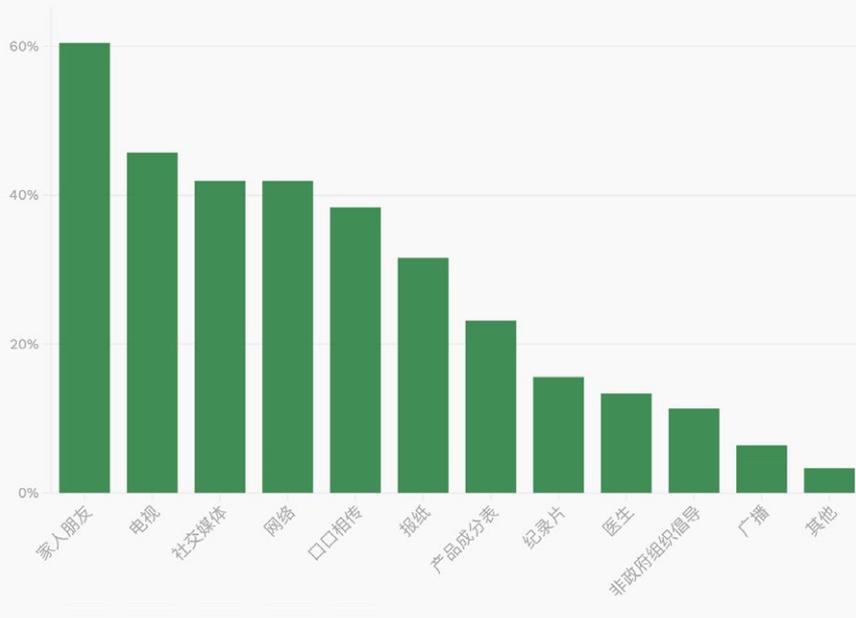
## 1802名受访者的组成情况



### 知道下列产品中含棕榈油成分的受访者比例



## 人们从哪里听说棕榈油?



“目前，印度的大多数跨国公司都知道可持续棕榈，许多公司已经开始购买、销售或进口经RSPO认证的可持续棕榈油，”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印度地区负责人、市场转型(全球)副总监卡马尔·普拉卡什·塞斯(Kamal Prakash Seth)称。同时，他也表示，营销部门对于可持续棕榈油认证的宣传并不多，消费者和零售商表现出对此类信息的需求将会激励公司采取行动。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印度代表处与其他组织合作发起了了解你的棕榈(#KnowYourPalm)运动，鼓励人们要求自己喜欢的品牌提供产品的可持续棕榈油认证信息，并让家人和朋友采取同样的行动。赛斯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一份关于印度的报告显示，普通民众对棕榈油持中性看法，且“如果了解相关信息，他们非常愿意购买或改用可持续棕榈油产品。”



艾尔沙德·库雷希认为决策者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尽量减少不可持续棕榈油生产的环境影响。(图片来源: Arshad Qureshi/中外对话)

## 关于可持续棕榈油的知识

尽管受访者都关心棕榈油生产的影响，但约一半人并不真正了解可以做出那些改变，而且也不太熟悉“可持续棕榈油”的概念。对一些受访者而言，可持续意味着可回收的包装。对其他人而言，可持续意味着低碳足迹、合理的工资、以及不会损害生物多样性和森林。少数人还提到确保供应链中不存在残酷行为和腐败现象。

不到30%的受访者能够识别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公平贸易(Fair Trade)以及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Roundtable for Sustainable Palm Oil, RSPO)等组织的可持续认证标志。58%从未听说可持续棕榈油认证，65%不知道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的认证计划。一些人认识棕榈叶标志，但不知道它是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的标志，或者反过来，听说过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但不认识其标志。

许多消费者不清楚可持续和不可持续的棕榈油之间的区别，印度的棕榈油加工和贸易公司大多没有明确的可持续承诺，而这些承诺能够向消费者提供此类信息。即便是企业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政策也并非总能为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

## 为可持续棕榈油买单的意愿

“消费者的意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但重要的是行动，”印度可持续发展青年组织(Youth for Sustainability India)首席协调员潘亚斯罗卡·潘达(Punyasloka Panda)说。

调查参与者识别出一些可以鼓励可持续棕榈油生产和消费的行动，并根据重要性排序为：在家人和朋友之间传递意识；购买含有可持续棕榈油成分的产品；支持非政府组织；政府监管；企业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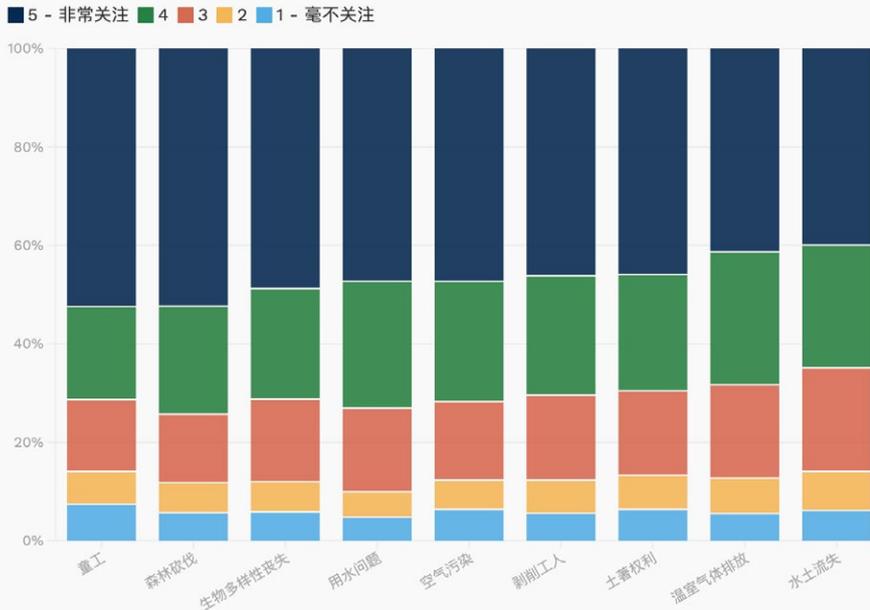
桑吉瓦尼指出：“人们可能会意识到问题……会时不时感到不安，但没有考虑下一步或者可以通过行动来改变什么。”有必要通过交流让人们了解他们的行动和选择对遥远异国的自然资源以及那里生活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获取信息是第一步，然后人们需要了解采取行动的相关知识。

约64%的受访者同意引入更加严格、透明的产品标签制度，并且认为更规范的标签制度不仅对消费者很重要，也能更好地建立人们对品牌和公司的信任。向消费者提供即时、透明的信息可以强化公司问责。但考虑到一部分人(约40%)不经常看标签且认为标签没有必要，还需同时采用其他方法来鼓励他们改变行为。

忧，尤其是童工、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水资源枯竭等问题。工人和农民权利以及土著民族遭到不公正待遇等社会问题受到的关注略少。

对桑吉瓦尼和艾尔沙德而言，仅提高消费者的意识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供应链上的从业人员和供应商也应了解棕榈油不可持续生产造成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上游企业和决策者也应采取更多行动。

## 环境和社会问题受关注的程度



## 你认为什么是可持续产品？



## 某些基本消费品及其价格上涨情况比较

价格单位：美元

	1升植物黄油	一线城市街头食品	130克巧克力	750毫升洗手液	唇膏
现价	2.17	\$0.27 - \$1.36	2.45	1.63	10.19
+5%	2.28	\$0.29 - \$1.47	2.57	1.71	10.71
+10%	2.39	\$0.30-\$1.50	2.69	1.79	11.21
+20%	2.61	\$0.33 - \$1.63	2.94	1.96	12.23

注：价格根据印度卢比换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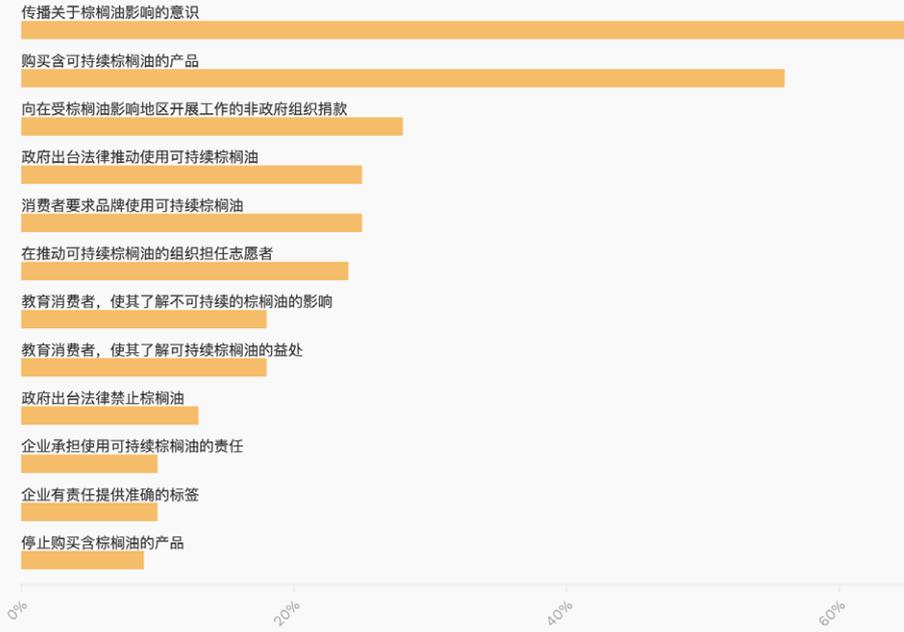
尽管民众普遍对棕榈油使用及其环境社会影响认识不高，但调查发现受访者对于购买含可持续棕榈油的产品抱有很大的兴趣和意愿。被问及是否愿意购买可持续产品时，90%的人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大多数愿意多支付5%到10%，约三分之一愿意支付更多。尽管如此，中外对话对调查参与者的访谈显示，街头食品、植物黄油、冷冻食品、洗手液（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等产品对价格尤其敏感。也就是说，如果这些重要的日常用品因为使用了可持续棕榈油而导致价格上涨，人们很有可能会继续选择含有非认证棕榈油成分的同类产品。阻碍消费者购买可持续产品的其他因素包括缺乏意识、标签不清晰以及产品的短缺和难以获得。

“说服我妈购买可持续棕榈油产品难度最大，尤其是从成本的角度，”艾尔沙德解释说。“我得向她解释直接和间接环境影响这些跟我们的健康和经济都有关系的长期成本。我们计算和理解‘成本’以及材料价值的方式应该改变，尤其是（新冠）危机当前，人们开始认识到我们的健康和环境健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

棕榈油的价格以及认证可持续棕榈油的溢价虽有波动，但经过粗略估计，认证可持续棕榈油每吨成本比传统棕榈油高约30至50美元（4%至7%）；目前毛棕榈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吨710美元。受访者认为消费者不必承担所有的额外费用。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应起主要作用，不仅要为更好的产品提供补贴，而且要规范私营部门。“例如，私营企业可以将营销支出花在更加可持续的成分上。这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性‘营销’策略，还可以建立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艾尔沙德说。“企业绝对有能力将自己供应链上的成本消化掉，越多公司加入进来，可持续棕榈油市场就会越早达到规模经济，”潘亚斯罗卡说。

四分之一的调查参与者认为彻底抵制棕榈油也是一种选择，但考虑到将棕榈油排除在印度供应链之外十分困难，这种方法不具可行性。此外，用其他植物油代替棕榈油可能会加剧对自然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危害。

## 鼓励可持续棕榈油生产和消费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



## 中国的消费者意识

中国的棕榈油进口量仅次于印度。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2018年进行的消费者调查得出了与我们类似的结果。5000名受访者中有46%没有听说过棕榈油，大多数不知道日常产品中用到了棕榈油。消费者普遍接受的可持续棕榈油（尤其是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中）溢价为6%到10%。有趣的是，45岁以上的受访者不太愿意传递对可持续棕榈油的认识。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将在今年6月发布新一轮的调查结果。

考虑到年轻人的突出作用，2020年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与非营利性教育组织“野声”（WildBound）合作发起了“自然创变者”（Changemakers for Nature）倡议。“可持续棕榈油和绿色供应链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市场。非政府组织和倡导者需要突破圈层，接触更多的普通大众。”自然创变者联合创始人伊莎贝尔·内普斯塔德（Isabel Nepstad）说。

该倡议主要以16至28岁之间的年轻专业人士和学生为对象，宣传生物多样性和热带雨林的重要性。可持续棕榈油消费自然与这些主题息息相关。“提高年轻群体的意识是我们的主要宣传方式之一。年轻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非常活跃，他们也是加工食品的主要消费群体，而且通常更在



江苏省的顾客正在购买方便面。中国是棕榈油进口量第二大的国家，但许多中国人并不了解不可持续棕榈油的环境影响。（图片来源：Alamy）

意自身行动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中国项目利益相关方倡导经理万坚说。“我们和学生一起开展各种活动和项目，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实践工具和专家网络，让他们可以影响自己的社交圈子。我们还选出学生代表参加与公司的会议，以及国际青年论坛活动。”

非政府组织能够对欧洲的市场施加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则不同，文化背景差异意味着消费者和环境运动在中国只能发展到这一步。要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必须采取更广泛的政府措施。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从政策上更加强调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从而逐渐将这一问题提上了公共议程。政府和更多的供应链企业需要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 年轻人是变革的动力

我们在印度的调查表明，年轻人对棕榈油的认识和了解通常都不够深入，但他们十分关心与其生产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并且愿意为可持续产品支付更高的费用。

年轻消费者更容易、也更愿意接受新信息和做出变化。可以以他们为基础和切入点，自下而上地提高人们的意识，扩大受众群体。将重点放在造福人类和地球，以及积极的叙事上，并且告诉人们他们能够改变现状，这些都有助于改变人们的观念。

以真实人群和社会群体为目标也能产生效果，尤其是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这其中可以包括关键的家庭成员、医务工作者、营养师以及康体产业的从业人员。艾尔沙德说：“在印度开展推广活动很难，但不是不可能。传达的信息应该做到简单易懂，并且以当地语言交流，尽可能减少沟通障碍。”了解此类消费者网络和他们的态度可以让利益相关者更均衡有效地传播知识和信息，进而带来行为上的改变。许多调查参与者称从这次调查中有所收获，并会鼓励家人和朋友参加调查。这说明在印度进一步开展此类调查的好处，或许可以针对更高龄群体。

可预见的是，未来印度棕榈油进口量将继续增长，而国内产量仍微乎其微。新冠疫情平息之后，对食物供应安全和稳定的重视仍将超过对可持续性的关注。中国和印度市场是改变全球棕榈油供应链的关键，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立即采取行动。政府和企业若能在现有的工作和倡议的基础上携起手来，改善棕榈油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就可以更好地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前路漫漫，市场中的年轻消费者可以成为提高社会意识、推动未来棕榈油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

翻译：YAN

# 在棕榈油开发中 被遗弃的 危地马拉社区

村庄被油棕种植园包围，  
但村民却没有感受到它带来的经济收益。

马文·德尔西德 (Marvin Del Cid)，  
桑尼·菲格罗亚 (Sonny Figueroa)  
2021年6月25日

进出圣胡安拉诺里亚 (San Juan La Noria) 只有一条路。这个2600人的村子位于危地马拉首都东南150公里处，几乎完全被一排排油棕树所包围。

这个村庄建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只有大约20座房屋。村民从事农业，包括饲养牲畜和香蕉种植。

后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棕榈油来到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种植者放弃种植香蕉而改种油棕，因为他们觉得后者更有利可图。圣胡安拉诺里亚土壤肥沃、土地开阔、水源充足，因而成为种植油棕的理想之地

村庄周围的种植园都属于危地马拉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商 HAME 集团。油棕是一种利润丰厚的作物，全世界从肥皂到冰淇淋，再到燃料等日常产品都要用到棕榈油。

油棕种植的扩张虽然给种植园主带来了巨额利润，但并未给村民们带来任何好处。

## 健康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圣胡安拉诺里亚几乎没有任何发展。没有下水道，大部分房屋都是用金属板和木头搭建的，道路没有铺装，许多居民仍然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根据该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里的贫困人口占29%，极度贫困人口占8%。

居民家中没有自来水，只得依赖附近的两条河流——马德雷维哈河 (Madre Vieja) 和诺里亚河 (La Noria) 来灌溉庄稼和洗衣服。当地没有污水处理厂，许多房屋通过管道将垃圾排入河中，导致河水被污染，不适合人类饮用。然而，圣胡安拉诺里亚的许多居民却别无选择，只能饮用这样的水，因为他们买不起纯净水。

社区成员称油棕种植园也在污染河水。虽然当地对此没有公开记录，但国内发生



过类似的案例。2015年，一座名为Palmas del Petén Reforestation Plant (Repsa) 的油棕种植园内的榨油厂废水外泄，导致佩滕省萨亚赫切镇 (Sayaxché) 帕西翁河 (La Pasión River) 150 多公里的河段被污染，造成大量鱼类死亡。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项调查发现，HAME子公司Repsa将污染性废弃物倾倒在在了河中。

2019年7月，当地的另一条河——圣罗曼河 (San Román) 也受到了严重污染。据报道，受到污染的河水不仅严重损害了社区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还导致疾病增加，尤其是在儿童和老年人群中。

饮用污染水往往会导致居民患上肠胃疾病。但这个村子没有医院或诊所，病人必须到大约10公里外的蒂基萨特 (Tiquisate) 卫生站就诊。

“当我们去市政府要求给我们建设医疗、饮用水和柏油路等市政工程时，蒂基萨特的市长不但不支持我们，反而嘲笑我们。有时他们会听我们说什么，但从来没有为村子做任何事。我们被抛弃了，”圣胡安拉诺里亚社区发展委员会主席卡洛斯·阿万 (Carlos Abán) 说。



来源: Landsat/Copernicus · 1984年和2020年的圣胡安拉诺里亚。2020年图片中深绿色的区域是油棕种植园。



圣胡安拉诺里亚亚村的村民们感觉周围种植的油棕正一点点“吸干”他们赖以生活的河流。(图片来源: Marvin del Cid/中外对话)

但公共卫生和社会援助部发言人朱莉娅·巴拉拉 (Julia Barrera) 表示,已在当地设立了一个临时卫生站,每周提供一次基本的门诊服务。

“这里没有卫生站,因为规划医疗服务的时候村里的人口还很少。目前有一个两人组成的临时卫生站,包括一名助理护士和一名健康宣传员,每周出诊一两次,”巴拉拉说。

### 社区水资源被分流

除了污染,油棕和其他单一作物种植园的另一个备受批评的问题是:它们导致水资源枯竭。

艾丽西塔·古兹曼 (Elicita Guzmán) 每周都会冒着有时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到诺里亚河洗3次衣服。和村里超过半数的村民一样,她家也没有自来水。

“这就是我们离不开这条河的原因。有几次它干掉了,因为这条河本就不多的水都流到了油棕种植园,”她解释说。

在古兹曼和她的两个正在河中拿着水桶洗澡的年幼的女儿的面前,是 HAME 集团一望无际的油棕林。诺里亚河的流量很低,种植园就是用这条河的河水灌溉的。

古兹曼解释说,在河水没有被分流用来灌溉油棕时,水位会到她的腰部。现如今,

水位几乎没不到她的膝盖。“一旦开始灌溉油棕,这条河奄奄一息,”她说。

附近的马德雷维哈河也是如此,河水也被分流到油棕种植园。油棕给妇女带来的影响格外深重,她们不得不为家人寻找干净的水源,增加了她们的沉重负担。



艾丽西塔·古兹曼和她的女儿们在诺里亚河里洗衣服。(图片来源: Marvin del Cid/中外对话)

## 缺少社区发展支持

圣胡安拉诺里亚的大多数男人都在油棕种植园工作，其余的则在当地的香蕉和甘蔗园做工。阿万说，HAME集团没有足够多的项目支持当地社区发展。

“油棕农场没有面向社区的配套支持项目。他们（HAME集团）告诉我们，我们

应该心存感激，因为他们为我们的村民提供了工作，”他说。

20岁的埃德温·华雷斯（Edwin Juárez）在油棕种植园采摘油棕果，每月工资约2500格查尔（330美元）。“他们付的薪水很低，但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做，因为这里没有其他的工作，”他说。

在危地马拉，农业工作的最低月工资为2992格查尔，约合400美元。这说明棕榈油公司未遵守劳工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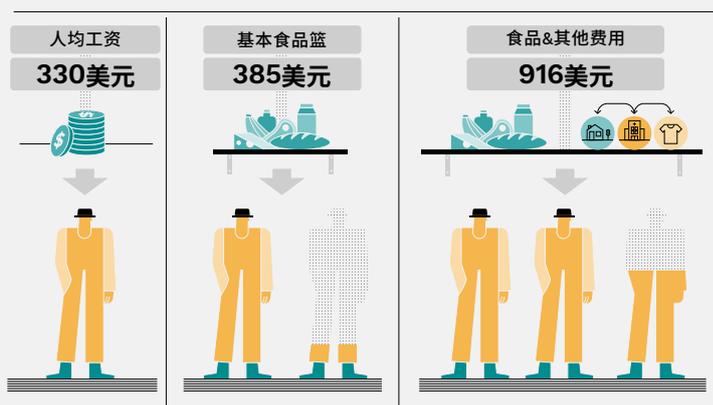
神父何塞·路易斯·帕伊斯（José Luis Paiz）和马里奥·胡隆（Mario Jolón）每周在圣胡安拉诺里亚教堂举行一次弥撒。两人都认可这个村庄被抛弃，附近的农场剥削工人的说法。

“社区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蒂基萨特市政府不关心发展。市长办公室和中央政府没有确保公司向居民支付公平的工资，”胡隆说。

蒂基萨特市市长弗朗西斯科·卡里亚斯（Francisco Carias）没有回应采访的请求。他的公关团队向我们发送了有关该社区的数据，但我们无法就村民们关于圣胡安拉诺里亚被抛弃的说法向其提出具体问题。

## 油棕工人工资 vs 基本生活费用

根据危地马拉国家统计局数据，一个基本食品篮的费用为每月2978格查尔（385美元）。油棕种植园工人的工资不足以支付这些基本的食品，更不用说住房、医疗、服装等其他费用。



中外对话  
China Dialog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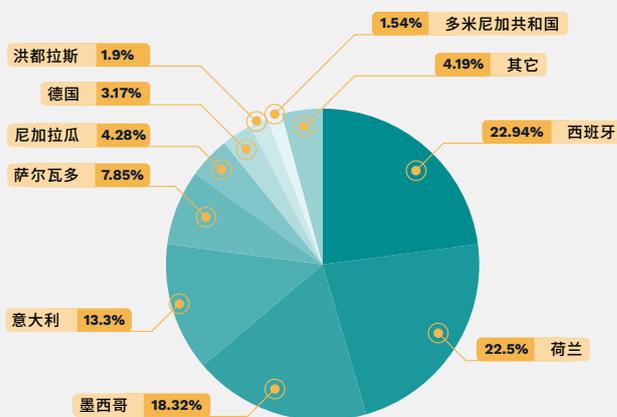
图片来源: Catalina González / 中外对话

## 棕榈油和可持续发展

同采矿和水电项目一样，棕榈油是危地马拉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导致原住民社区被迫搬迁的土地掠夺、人权侵犯和环保活动人士被害都与该产业的扩张存在联系。为了给油棕种植园让路而砍伐森林使传统的自给农业变得愈发困难，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去往别处谋生。

## 危地马拉棕榈油的出口目的地

危地马拉生产的棕榈油93%用于出口，其中超过60%销往欧洲，剩余7%供应国内市场。



数据为2020年。来源: COMTRADE.UN.ORG

中外对话  
China Dialogue

2018年，一位名叫雅克琳·卡尔（Jakelin Caal）的7岁女孩因为试图穿越美国南部边境而被捕。在押期间，她因发烧而死去。雅克琳的家在危地马拉一个叫做拉斯鲁阿（Raxruha）的村子。那里很多农民都将土地卖给了棕榈油公司，结果却发现他们在种植园打工根本不够维持生活。人们为了谋生，只得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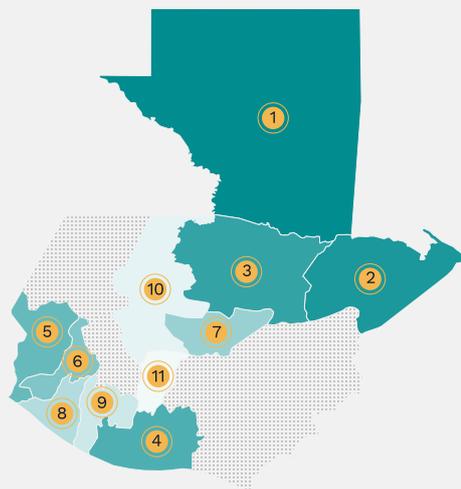
据危地马拉中央银行的数据，在过去10年中，棕榈油出口为危地马拉经济贡献了约30亿美元的收入。几乎生产的所有棕榈油都用于出口，主要销往墨西哥、西班牙和荷兰，仅有7%用于本土消费。

危地马拉油棕种植者协会（Grepalma）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39%的油棕种植园获得了国际可持续和碳认证组织（ISCC）以及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RSPO）的认证，两者是全球性的棕榈油可持续认证平台。

## 危地马拉油棕种植区

危地马拉22个省份中一半都有油棕种植园，其中北部的佩滕 (Petén)、伊萨瓦尔 (Izabel) 和上韦拉帕斯 (Alta Verapaz) 三个省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总面积的73%以上。

种植油棕省	种植面积 (公顷)
1. 佩滕	78,921.02
2. 伊萨瓦尔	28,438.71
3. 上韦拉帕斯	18,616.10
4. 埃斯昆特拉	12,174.68
5. 圣马科斯	9,416.14
6. 克萨尔腾南戈	7,417.41
7. 下韦拉帕斯	5,736.14
8. 雷塔卢莱乌	3,934.37
9. 苏奇特佩克斯	3,757.85
10. 基切	2,969.39
11. 奇马尔特南戈	70.00
总面积 (公顷)	171,451.82



资料来源:危地马拉油棕种植者协会 (WWW.GREPALMA.ORG)



图片来源: Catalina González / 中外对话

根据RSPO的数据,危地马拉有7家认证种植园,经营着10家经过认证的棕榈油榨油厂,其种植面积达到64162公顷,认证棕榈油产量达496376吨。这使得危地马拉成为拉丁美洲RSPO认证棕榈油的主要生产国。

RSPO技术总监弗朗西斯科·纳兰霍 (Francisco Naranjo)称,HAME集团在 该国经营的种植园没有一家获得认证。但研究表明,圣胡安拉诺里亚周围的种植园都将他们的油棕果送到 HAME 集团在圣塔罗萨 (Santa Rosa)的榨油厂,该厂获得了RSPO的认证,而且出现在雀巢、百事和联合利华等企业公布的供应商榨油厂名单上。这种由未经认证的种植园为认证榨油厂供货的名实不符的行为凸显了该认证体系的一大弱点——非认证棕榈油与认证棕榈油混杂。

危地马拉的棕榈油产量持续扩大。在过去的17年中,种植面积增加了400%以上,达到171451公顷,使该国成为世界第六大棕榈油生产国。在危地马拉的22个省份中,几乎半数都有油棕种植园,其中大部分位于北部。

来自危地马拉油棕种植者协会的信息显示,该国有235家棕榈油生产商,但生产主要被29家大集团所主导——HAME就是其中之一。该联合会指出,该行业每年创造超过 2.8万个直接就业机会,并且贡献了 1.09%的国内生产总值。

### HAME集团的自辨

HAME是“Hugo Alberto Molina Espinoza”的缩写,这是创立该公司的家族的名字。这个家族是危地马拉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MEME集团 (Milton Enrique Molina Espinoza)也是其名下企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就一直参与种植园经济的生产,先是棉花,后来是香蕉和油棕。它在佩滕 (Petén)、埃斯昆特拉 (Escuintla)、圣马科斯 (San Marcos) 和克萨尔腾南戈 (Quetzaltenango) 等省共种植了超过4.5万公顷的油棕。

除了2015年河流污染问题之外,HAME集团及其关联公司近年来也成为多起诉讼案件的被告并被指控腐败。当被问及它对待圣胡安拉诺里亚社区的方式

时,HAME集团表示它有一个团队直接与当地人合作,近年来优先在该社区开展了多种项目,包括修复主要入口处的桥梁、道路维护和修复学校屋顶等。

圣胡安拉诺里亚有近340人为HAME集团的下属公司工作。

“我们遵守法律和劳动法的规定,HAME集团下属所有公司都确保其合作者的工资达到最低工资水平。劳工部已对集团旗下公司进行多次检查,确认向所有合作者正确无误地支付了最低工资,”HAME的企业传播经理苏美辣·利马 (Xiomara Lima)说。

“某些工种被鼓励采用绩效工资,使工人的收入有望远高于最低工资。作为一家公司,我们遵守纳税义务,并在运营计划中为社会项目划拨资源,”她说。

利马驳斥了该公司对居民支持甚少的说法,称其行为对危地马拉的家庭负责。

“我们寻求对话和共同确定优先事项的空间,以建立长期关系,”利马补充道。

利马还否认HAME集团污染河流,并表示公司提倡负责任地使用水资源。

翻译: BAIHUI



圣胡安拉诺里亚有近340人为HAME集团的下属公司工作。该集团在危地马拉经营着超过4.5万公顷的油棕种植园。(图片来源:Marvin del Cid/中外对话)



# 从树上到餐桌

追踪可持续棕榈油的足迹

乔西·菲利普斯 (Josie Phillips)  
尼辛·柯卡 (Nithin Coca)  
海子易 (Lizi Hesling)

现在，我们已经相当了解棕榈油与我们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但对于它们从生产国的种植园，到将其制成产品的加工厂，再到销售它们零售商的整个过程，我们或许还并不十分清楚。

供应链是指将原材料转化为最终产品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利益相关方、设

施以及工艺步骤。棕榈油这种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之所以会产生种种负面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其供应链的复杂性。理解这种复杂性对于业界企业以及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 (RSPO) 使行业变得更加可持续也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中外对话使用全球森林观察 (Global Forest Watch)、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RSPO等组织，以及联合利华和丰益国际等企业的卫星影像、开放式数据以及在线资源构建了一个交互式多媒体

作品，带领读者一起沿着棕榈油的足迹，从印尼的中加里曼丹 (Central Kalimantan) 一直走到欧洲和中国的终端消费市场。一路上，我们将一起探讨“泄漏市场” (leakage market) 和现行认证体系的缺点如何限制了人们为推广可持续实践而付出的努力。

通过以真实的地点、人物、机构去追踪一条特定的棕榈油供应链，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对棕榈油产业面临的广泛的挑战和机遇建立更深刻的理解。

翻译：子明



---

**伦敦办公室:** 15 Printing House Yard, London, E2 7PR, UK  
Tel.: (+44) (0)207 683 2985

欢迎订阅中外对话新闻邮件：  
**[www.chinadialogue.org.cn](http://www.chinadialogue.org.cn)**

非卖品